

東亞之光



第壹卷 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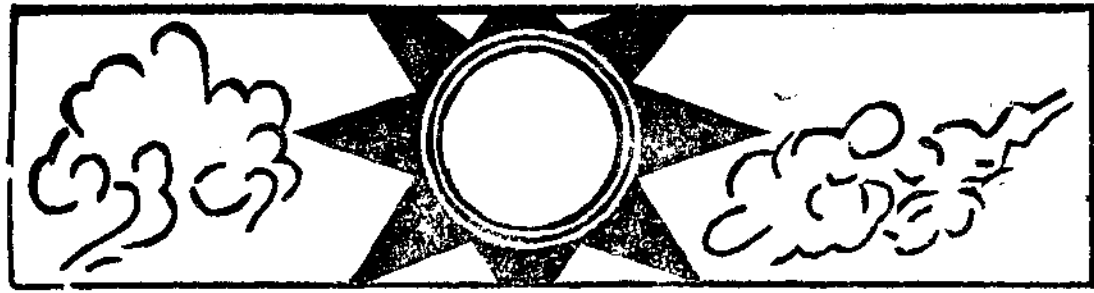
北平東亞之光社

月刊
雜誌

東亞之光

文藝

宗教



月刊 **東亞之光** 第壹卷 第四期 **目錄**

□ **文藝學概說** (三) 石山徹郎著 (一)

□ **長篇小說 愛人** (四) 楊細田民樹著 (七)

接吻的代價
好容易底反省
錯誤底感謝

□ **貓** 豐島與志雄著 (四)

□ **戲曲 一個頑固的男子** 武者實篤著 (五)

□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 (中日對譯) (三) 廣津和郎著 (七)

▽ **詩歌** 王承之共譯 (九)

春宵底花影
柳絮飛
夜

□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 (三) 馬田行啓著 (九)

□ **兒童文藝** 彭一修譯 (二)

▽ **佛爺和有病的和尚** 蘆蘆村 (二)

▽ **郵筒** (二五)



文藝學概說

(三)

文學士 石山徹 郎著

楊懷譯

三 文藝之具體的研究

文藝之研究：具體的有以特定之作品

為對象來研究的場合；同又以廣汎文藝的

東西為對象來研究的場合之二者。前者名

為文藝之具體的研究；後者名為文藝之抽

象的研究。

文藝之具體的研究更分數種部門。

其一的即所謂叫做本文來研究的東西

：以研究對象的作品而為整理牠的正真底

姿體為目的。對於古代的作品是受了長遠

的傳寫，其裡面免不了有多種的誤謬；而

況在有意無意之間有添書和省略的場合亦復不少。其餘在活字和印刷的場合，亦難免於一些子的誤植誤刷。那末，我們如果要來洗除這些錯誤，而欲恢復牠的從來的真正底原形；於是就有作品研究底基礎作業；這實爲重大而且更爲緊要的事情。

其次，我們任取某件作品，先來施以文辭的解釋；再去究明牠的語法和修辭法等等以研究其主要目的；即所謂訓詁的。註釋的研究。至於研究其對象的作品之用語文章，亦應有適於現代的普通的程度之必要，故對於作品的創作時代，無論新陳，均以此點爲重要；然而，在任研究怎樣

底作品，欲爲真正底舉其研究之結果如何，研究者先必要加以正確的瀏覽，以能把握其牠的內容無錯誤，方爲根本研究的條件；故江戸時代〔註〕

即東京，明治維新前三百年間的德川幕府時代

國學隆盛的初期，研究國學者當然不能不

把萬葉集〔註〕

日本古代奈良朝末葉，傳爲橘諸兄奉勅所選的歌集。全集二十卷，所收和

歌總數計四千四百九十六首。作歌者男子五百六十一人，女子七十人。歌的種類分長歌，短歌，旋頭歌三種。歌的內容，分雜歌，挽歌，相聞歌——廣義的戀愛歌，

譬喻歌，四季雜歌，四季相聞歌六種。此歌集不僅爲日本古代詩歌的總集，實又爲日本古代的文化史。如

詠古代的交通困難，夫役兵役，以及兩性關係，宗教的習俗，家族愛與隣人愛，厭世思想等歌；均爲後世研究民俗民謠者所重視。

以及他之古典的語釋方面爲工作；且有人說「解釋」爲文藝研究之始終的職務，然而；無論怎的，在註釋的研究上給

與了其他的研究的確實底基礎而爲重要的職務，則爲事實上的明白。

第三部門即研究文藝上之作品的材料和基礎，以明白時代文化之進展。這裡即可說是文學的研究，或文化史的研究了。對於這種研究，無論是要闡明一箇時代，或各箇時代所超過底文化的性質和狀態，而達結局的目的，因之研究文藝上的手段才方能伸展；如果從文化的表現立場上來研究文藝：把既存的文藝爲材料，爲根據，才方能逆轉去探搜牠的所生出來的時代文化之真相；這裡從來是日本的一些人們的手底下所帶著這種傾向的研究了。例

如：本居宣長的大著「古事記傳」；取材於古事記而得闡明我國上古的文化；從來研究這裡的結果都能够得著最偉大的收穫。如近來的東西，亦有津田左右吉的「文學上所表現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等書，大體都不出於此等研究的方法。

然而，在研究此等部門的結局的目的和性質上，也必不就能尊重文藝有偉大的價值。因爲在研究的材料和價值的差等，而在文藝的作品和價值上的大小也必不是一致，故無論那些優秀的文藝，當然是那個作者，或受著反映民族的優秀生活；雖然這還是那反映著造時代的優秀的文化所

然；但也不只限於來逐次論證這箇優秀的文化和這特別底優秀的生活；其目的固在闡明一般文化的確實底真相爲目的的場合，無論對於那種材料和價值有如何的重要之點，而在文藝上的價值如何，大凡往往又被閉却了。尤其是那些在表面上重事實的歷史家：牠們把文藝目爲非記錄的事實，故與以輕視文風，若是牠們在紙層裡來發見了一紙證文的時候，那却是要當作一件比最偉大的文藝上的作品還要尊貴而保存了。那末如果，有個這樣的研究家，在這種場合，外面只熱心於社會的事實的結果而忘了從事於文藝之內部的工作：如果

就斥其牠那些工作非記載的事實，那末我們也不能不明白地來說是這個研究家的偏見了。然而在這種部門裡所研究的材料，是不單有限於那些狹窄意味的文藝的。苟在有闡明文化的真相的資料以上；從來一般的記錄都是些遺物。遺跡，超過所有的種類，得到同等的資格，且具有同等的價值的所以：例如；某種作品在文藝作品裡面有最高的價值，爲了這點可作研究的材料，價值亦比其他的優越；但不能行其主張。

第四：文藝作品之研究是不能有他種目的爲手段的；只要明瞭那件作品的本身

的性質和價值來作當面的研究目的，這才名爲是純文學的研究吧。

在這種的研究底下，對於文藝作品才有實際的感受，才能從牠的根本上來推理判斷，提前第一。第二之研究部門知識成立，雖然能和第三部門來保持密接的關係；但其他的主張所在，又對於那件作品的性質和價值之所有的闡明點，自然是能保持牠那獨自的領域。

然而對於這箇部門裡的研究，大體可分爲二線：一，對於文藝的作品，要尋究牠那發生的原因和由來的系統等。且要明白牠的性質爲職分，方始有文藝的歷史的

研究，其餘一般的或特殊的文藝史均以此方法爲主來成立。其他一線，對於該作品的價值如何在有直接興味來研究的場合，即應名之爲文藝的價價的研究；普通所謂文藝批評，係以此方法爲主。

大凡關係一種事物的價值批判，必應帶有主觀的性質：例如那批判的標準，在牠自身是不存好惡的，勿論他是從另一方面假借來的何等的標準；其假借來的標準如不得牠自己的主觀的承認以上，那是同人形穿甲冑的一般，是沒有實際底應用的。如其說和主觀沒交涉的話，其價值批判亦難其結果。因此如說前之歷史的研究而

爲客觀的研究，至於價值的研究當又應名爲主觀的研究。然而在這兩研究的直線上常是不能夠孤立的，在多種場合彼此有互相倚助而得著十分的成功亦不在於言說。

在文藝之具體的研究以上之四部門，雖說自然地統是我們的各種要求的基礎；但在我們所要求的東西無論是如何樣底複雜分化，而到什麼時候却自然也有牠的脈絡而相關聯的所以，又在各研究的部門裡從來雖說是各各的孤立，但却不能說牠是沒交涉的存立，這實在是彼此極有密接連貫的東西。若更進一步說：在能夠徹底的解釋的時候，也就真是明白了那件作

品的時候。如說到真明白了了解了那件作品的話，這纔是真正底確實底來把捉住了那件作品的所表現的生活；但是，又不能不可要得著那件作品的十分的評價了。因之

，這裡把文藝研究區別爲四部門，其在各部門的中間並不是無視那所存的聯絡關係；當然是無論也沒有在文藝作品裡常以右之四部門之任何一門單獨來研究的意味了。然而，畢竟在我們來從事於文藝作品的研究的目的，凡所有的忠實，任在什麼時候去進尋自己的要求底結果；或以彼爲主，或以此爲主，或再以任何種程度的比較上也務必要有兼合於彼此的。

——說——

長篇
小說 愛人

(四)

細田民樹著

劭 儂譯

接吻的代價

雖然是靜靜的早晨；然而在那光滑的梯段上面還留著朝來的涼氣，潤著紺野的赤脚。在時枝過去的香水氣息，融和在這澄朗空氣裡的馥郁陳分，只向跟上樓梯的步段上來的紺野的鼻子上涼沁心地送來。

牠抬頭看見時枝是穿著一身黃緞子的中國服，和條近古紫色的裙子，稍爲偏了點膝頭坐在那間日本式房裡的墊子上面。

「呵，很相像呀？」

紺野顧慮到日高在樓下的事情，要不

時枝得知，特地故意安詳的來讚賞了對手的中國服才進房來。

「唔……相像嗎？大清早的來打擾了。」

時枝這時才抬起她的上眼皮來，望了望站著的紺野。她那吸人般的黑瞳子，總是不住地，呼吸也緊促了，但，樓下的日高終未曾覺察到那裡吧？

「吵，請上這邊來吧？那樣的太不受理。」

牠留意到時枝的衣服，指著在那廊子邊的簾柵子說。

「哈……。」

時枝像是有氣的樣子，無意思地站了起來，於是二人對坐在那擦得亮晶晶的欄干邊；當著朝日的南風，却正是頂暢快的時候。

「什麼？」

「呵，說忙也沒見得忙；像我這樣的買賣，和醫生一樣的，年百年中的忙著却又是像沒事的樣子咧……」

紺野好像已察知時枝這早的來訪牠的意味，一面注視到她的臉色，真正地；從傍邊拉過一隻小茶桌，在那上面打開香煙盒，拿起一支俄古斯福託牌的紙卷香煙，點上火，悠閑地吸著，全不顧一點兒慌張

的形色。

「我咧，今天有求你的事情來了呀。

可是，已經算了吧。」

「什麼，什麼呀？特意來了，算了吧

，這不客套了麼？」

「好了喇，已經好了的所以。」

「那末，是當真的已經好了麼？」

「上這裡來的時候，可是，真意地來

了，雖然；但，已經好了呀！」

在時枝那緊縮而可愛的嘴唇邊；拌著

像薔薇一般豐艷的頰脯，一面顫抖著，帶

着怒氣地只低了頭額。

「爲什麼了哩？接待妳有不好的地方

吧？我。」

「哈，是呵。」

「呵，這可怪我不對了。可是有什麼

不對的地方，得請妳說咧？」

紺野雖察知那種形勢，但，仍然裝出

無事的樣子這麼說了，心裡却稍有點不自

然了。

「那末，我跟你打聽吧？你近來見著

日高先生沒有？」

「妳問日高君麼？見著過的喇！呵，

但記不清是幾時了哩。呵，是十天前在他

家裡見著的了。」

這當兒，樓下的畫室裡雖未聽見響動

；但是日高因那樓窓和廊子的低矮，却能聽到上面說話的聲音。

「以後沒有見著過駝？」

「哈，也沒有要見牠的事情；而且，彼此都是忙的所以。」

「那末，牠也沒有到這裡來過嗎？」

紺野這時被時枝一面的追詰；又惟恐在樓下的日高已經被她看見；於是牠的表情和呼吸俱同時急促了。然而，在時枝我者已經是察知了日高的來路情狀；但在此刻也不願使日高從後門去逃匿，將來明白的時候，要怎樣遺笑自己的卑怯哩？然則：此刻，若叫牠來和時枝見面，又不知要

鬧起怎樣底煩麻來咧。但是日高此刻貼在畫室裡的地樓上，只有竦著全身在靜聽樓上的動靜了。

「這又何必向我來打聽哩；妳不是時常地見著日高的嗎？」

紺野轉了口氣，欲避開時枝的窮追說

「不，牠自從房州回來後，總未曾來見我的了囉。」

「是吶？沒有那麼的事情吧？」

「所以，今天，我特意來求你的哩。」

但是，已經好了喇。」

「怎麼的呢？」

「怎麼的，我……只拜託你吧：請你

務必地再和日高先生去說說……但是，已經……」

心氣急促了的時枝，這時她那大顆的眼淚也晶晶底要掉落了。她暫時底沈默著。她那斷了髮的頭腦，如石一般地不動搖了。平日像男子樣底快濶的時枝，從來沒看見她有像今天這樣的女性的的自弱了。在她那種素有的反抗的心目中，却現了奇妙不思議的畏縮。

紺野想著這是一箇希奇的早晨呵！被志摩子所棄而逃來央告於我的日高；一面却又被時枝的追跡。我這裡真的好像是開了戀愛的百貨店呵，自己好來周旋著這

樓上樓下的顧客，可是還要受著這些疑懼和訊問呀。不許我有餘暇的思率，也太難於來盡職分派了呵。

「……我，來的時候想著：或者牠是在這裡的；但是，你……」

「呵，請妳也不必這麼的說好呀。今天確實會來的吧，妳在這裡再稍爲等等，不礙事的麼？」

兩難作人情的紺野：如果一概把日高來隱瞞著而對於時枝却也是不過意的。現在看到她的氣勢和猜疑的言說，紺野又欲告以實情的話，在牠的心理也是無法可想了。

這一瞬間。到此刻還是守著客位的時
枝，突他把她那雙穿著肉色襪子像象牙般
的纏纏的兩足尖，一面磨搓著：

「謊話，謊話！你在什麼時候都是謊
騙著人的呀？日高現在這樓底下的房裡，
我並知道的哪，對吧？」

時枝潤濕了兩眼眶，一面睨視著紺野
，更加一種迫擊；但急刻又伏在那藤椅上
的右手，像悔恨般地哭泣了。牠從來是知
道時枝有這種曲妙底性情，這也是為戀的
盲目的真意未激動了牠胸臆吧；

「三尾小姐！不要哭了吧，請妳原諒
？不要哭哩。什麼，也沒有別的來瞞著妳

的咧。不過是日高君爲了到這近處來找晚
刊的記事的，順便上這來了呀。又因爲忙
，見了妳要作長時間的談話吧？咧，這樣
底想著的所以……這麼一來，可是又招了
妳的不舒服了呀。妳若能了解也不必要這
麼自苦了哪。」

紺野帶著笑聲，在頭上撫視著她那如
少女一般的短髮，溫存地陳謝了。

「在玄關進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了哩
……」時枝此刻從那粉紅色的手絹邊，微
露出她那一點如訴如泣的眼角來。

「妳怎的，那就會知道日高在這裡呢
？」

「但是，咧，雖然看見那雙皮鞋不知道是誰；可是，那根手杖，是我夏天在房州的市日，買送給牠的喲。此外別人是沒有那樣的手杖的人吧？」

「唔，是吔？這却對不住妳啦！藏起頭來却露了尾把，這麼的失敗，哈哈，請妳原諒吧。」

紺野一面雖推着笑臉，但却也飛上了一層早晨的霞彩。尤其是在樓底下的畫室裡靜聽著的日高：想到自己已使慣了的那根山羊角樹的手杖；宇宙尙能捉摸，却忘失的是眼睛底下的事情呵。這時日高，牠從心坎裡感到有一種熱烈的羞愧；想著這

無端地却被她來踏了自己尾把了。

「也有這樣卑劣的人咧？這是無所逃避的了吧？如果有教養的人們，也能够有這下等的行爲，這實在是可耻的呢。」

「啣呀，也不是這麼的說呀：因為妳來了是我家裡的客，所以不便當面來叫日高君相見的咧。」

「不，牠從來是不願聽你的話的所以才這麼地躲著我，我的已後悔了喲！這可請你不要想著我是爲了牠來了才來的哩。真的說，我是來有求你的事情的。不過，這是偶然的罷了。所以，叫牠會面是對的。我咧，却沒有那種的執拗的喲。這是

牠自己不願意出來的嗎？亦還是你庇護著他的嗎？而且，你這麼輕巧地來了事了，是太寡情吧？我真是滿盤不高興的所以囉！可是，現在也要請你原諒呢！當真的呀。」

時枝這時候用她那淡紅血色的指甲一面玩弄著煙卷，這麼熱誠地說。但她那敏捷活動像棉花條的手指頭，隨著大粒的寶石鑽戒子那反射的光綫，只自由地伸縮。

「呵，是呀，是呀。在妳的雄辯的舌頭上，什麼的，白兵戰是不敢當的啊。」

紺野却大方地容受了對手的言語；同時亦想到在時枝能這種婉曲底說話，在日高或

者真有那種的弱點吧。

「然則，妳同日高有了什麼的約定呢？……出範圍的約定，有那樣的事情嗎？」

「噯！」時枝只在舌根的內部的答應，憾然底表示；那是怎樣的誠摯，但又暫時地低頭沈默了。她忽嚙著嘴唇帶怒地却還是自己反抗著那欲流的眼淚，來表示有那種過去的事情明白地存在著。紺野也像似沒看見她那種悲憤苦惱的表現，而同時沈默了。

「唉！叫牠上樓上來吧！我好苦啊！」

……
在她那對晶瑩的眼睛裡；對於日高

只有憎惡嫉妬以外，此刻似沒有別的東西了。

「嗚呀，此刻，在這種場合，我想還是不見面的好吧？」

紺野深察著時枝的心思，眼瞟著她說：「不，那可不行！那末，我自己下樓去見牠哩……」

時枝這麼直截痛快地說了，於是她翻然站了起來：一種蒼白臉色的姿勢，漂淨在那嬌怒的氛圍氣裡，只給予紺野一點自然的鑑賞。

「呵，慢！請慢點兒咧！」

這時紺野現出了當面難為情的樣子，

牠於是纔急忙的跑下樓去了。

牠那種苦笑地到了畫室裡，看著日高

「喂，你聽見了吧？這樣的話：說你躲避她是非常的氣急了喲。去見了她說些什麼到好的吧？原來你倆畢竟到了那種程度了咧？」

「什麼；不過是接吻過了哩。呵，那時候你正出去寫生去了吧。後來，她誘我同到勝浦去的時候。那時候是在避暑氣分的當兒，是免不了的事情吧？到了此刻，她却賴成是我一個人的責任了。呵，好豪爽的女性喲！吻，吻……這種被屈服的冒

險行爲，是該受天罰的啦……」

「若是如果只在這種的程度，那你去見了她賠賠小心，也算是會了事的吧？」

「不，那却更要麻煩的喲。所以，此刻只說我要寫原稿；而且，還有一件急要去探訪的事情，今天不便見面，這麼的請你代說——還不去嗎？」

從來日高躲在樓下靜聽了時枝那種的咒詛的時候；此刻牠全身已竟畏縮了。

「若照這樣的去說，她急刻會從樓上下來的喲。我說還是你自行上樓去，方不損對方的感情，也就算沒事了呀。」

「什麼，我却不願意去見那個像小娘

兒們的脾氣的女人咧。請你代說不行嗎？真討厭那個爛污貨咧。」

日高雖這麼勇敢地說；但在她的性情上一面尚保留著牠那個闊大少的正直吧。

縱有何種的依靠；此刻，也恰像一只緊閉了壳的蛤蜊一樣，成了那末頑固地的一箇不能動彈的東西了。當日高的遊意不決的當兒，於是又引得紺野像微愠般的口調說：

「然則，呵！這不是很好的嗎？安心的償還了那偶然的接吻，也得要見見的啊。」

紺野略帶笑地這麼德懣著日高。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事情喲！像這種程度的，在任誰一個男也都有的吧？」

「可是，一從女子的方面來說；如這種的事情，却是認爲很重要的咧。」

「喂，此刻犯不著再來談這樣底哲理了咧。好的吧？拜託你了呀！我是決定不見她的了。」

日高還是像緊閉着口的蛤蜊一般；其時還現出那種冷笑的態度，以爲是紺野對時枝是表同情的。在紺野想着，這是沒法的了。若是放任罷？自己却沒有這種冷酷的心情。如果在家裡雙方吵嚷騷動起來，這却是不美的哩！這事情要怎樣的圓解呢

？一時也復惑了。然而這一刻也不能放置的呀。再等時枝生著氣下樓來了所以；

但，紺野於是再上樓上去了。

看見時枝兩肘撐在茶桌子的上面，抿著嘴唇成了三角形的度數；把塞在手掌裡手絹兒已絞成了乾菓子樣的小了，形色緊張地站著。臉子上已消失了那帶有富士絹一樣的光澤，完全成了個憤怒的人了。

紺野這時却又著手像無事般地。

「剛才咧。還在畫室裡寫著今晚上的晚刊記事的原稿喲。非常底麻煩的東西，而且又很急要的所以，像似很爲難的樣子呀。急刻還要去採聽一件記事，馬上就得

回去的，所以央我來回答，失禮了；他是那麼的忙，所謂是有公務的人哩。改日再見牠吧，我想也還是改日再見的好呀。不然，就請你把實在要談的話，對我說說好么？」

「公務的人？哼，輕輕地說的好咧！對不住！牠即是位大社長的兒子，那還不是個斯道半吊不通的記者么？什麼忙的事情，誰知道牠的呢。說在樓下寫著原稿的話，這是騙人的吧？你也是個扯謊的人呀。來擲揄我么？你們男子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合伙打劫的哩！你們盡量地說欺心的話吧！在你那背後的賽藏全都聽見的啊

！

紺野無意中被她這麼半諷刺的嘲罵了。牠回頭看了看任自己的背後壁上掛著那幀平素自己所最歡喜的賽藏晚年自畫的肖像；「神一般地真實和像農夫般的樸素」那麼送了牠苦澀一生的巨匠，如接觸了牠那犀利的眼光了。在正面的龕床上還懸掛了一幀浦上玉堂的名畫，當這幾位高士的面前；這時看著為情人的中間來奔走的自己，要怎樣底笑其滑稽呢？在時枝這樣的諷刺呵。

「時枝，當作騙妳的話來解釋是不對的哩。牠實在的是很忙呀。」

「是嗎？如果這樣，那更爲自現其醜態了呀！牠既知道我這麼找牠來了，而牠却反洒洒落地還寫著原稿；這不是欺騙我，却更爲可惡了呀！可惡啊！不是欺騙我麼？」

這晨光，紺野略未加留意當了弱者，而全然又被陷於兩難 Dilemma 的境遇了

「哦，這麼地碎擊，這更好像什麼的……」

「什麼的就當什麼的呀！」

在這雙方對立問答的時候，樓下靜聽回話的日高，知道氣勢不順，於是只有實行那急於離開此地的一策才急向正門的玄

關走出了。紺野聽到廊下有日高的足步聲時，一面也在樓踱著；但，敏感的時枝立刻已悟到此項的策略。

「那個人走了呀！」時枝一種驚魂不定的表情，頓時也起身了。

「此刻我要回去了喲！……無聊地閑開了這些，請你原諒吧。」

她話也未說完的當兒，早已放出她那滑水的慣技，已在那樓梯的步段上滾落下去了。從來未曾親眼看見她這般的矯捷，呆然了的紺野：同時站在那梯段上專等聽時枝那麼的嘩然一聲的哭出了；而在時枝却不思議地，那代替哭聲的却是：「等著

納，」這樣山價般響的命令了。

你自己不知羞嗎？」

從那反對方向下來的紺野，却正看見日高在那門口的地方穿著那雙軟皮漆光的皮鞋。

「任妳怎麼說都好的呀。如果妳氣醒了。」

「你把我攔下想逃走麼？」

「此刻，我什麼也不說了，只笑你太卑怯點了呢！」

「紺野先生說過了，今天是很忙。但誰也不能把人家攔下就開溜的道理。」

「在別人家的玄關的門口，仔細啊！自己也要講點羞恥咧！」

「已經騙過人家了！打算還要騙人嗎？」

「哼！講羞恥纔來的咧！不講羞恥的東西才要想逃走的咧！不知羞恥的！」

「騙人？那是下等人的說話哩。」

「誰呀！」

「你沒說過這下等人的話和所做過的下等人的事情麼？那末，再說點下等的話吧！在你這麼來想撇我一逃就算還事了，

「誰哩！我的可耻是你給我的吧？呀，你要怎的，請明白的說呀！不得著你明白的答覆，是不許你走的咧！」

「喂，也可以了呀！總得要明白點啦；那些無聊的費話！」

日高這時候已糊亂地紀好了腳上的皮鞋上的紐帶，癢著苦喪的臉，表現出牠那像受到極端的侮辱和僧惡的樣子；把頭一瞥，獨自在喉嚨裡咕咕著。於是站了起來，伸手在洋服口袋裡摸了幾摸，不高興地，隨手拿了那根山羊角樹的手杖走了。

這時，時枝突然地從日高的手裡奪過那根手杖，乘氣沈默地扔在那方塊的洋灰地上；這當兒牠倆都充滿了那種淒慘的臉色而無言地對視了。

「如果要走，請你先走走看！我，任

到什麼地方都跟去的哪！……我……我……」

這時，在時枝的眼眶裡，那被抑制住的眼淚，已像似決堰般地奔流了。在她那從來是要奔流出來的熱淚；只為著自己的反抗，和與喬底論戰而抑住了。此刻，一經被奔流了的眼淚，當然有一種可怕人的光景。她已像墓標一般地直立著。她無言說地睨視著日高；只有那絲絲滴滴的淚珠，不住停的流落。這時候，已把那兩個大過她的男性，都怔住了胸口；暫時底從然，像奪去牠倆的心靈兒的情景了。

好容易底反省

十五分鐘後。

被時枝所困已陷於無戰鬥能力底境遇的日高，這時牠實在也找不出有什麼脫身的法子，只好同著時枝向目白驛方面走了。同時牠像有了什麼重大的事情一樣，二種不安定的眼光，只是不絕地瞟射著路上那些往來的人們。此時如果志摩子偶然地也來看紺野了也未可知。倘如此對碰著志摩子了，在日高是怎樣底惶恐將來牠和志摩子的結婚前途的形勢惡化；就是使發見自己一塊兒同了時枝這麼並肩聯步的走

著的志摩子，她又要怎樣底大興醋意呢！如果那樣了，那是萬般都算完事了；牠只是這麼快快地不自然煩悶般想像底走著。

在日高剛才在紺野的家裡，存心著不願和時枝的見面，也是對於志摩子的不安；在這種場合，還是把和時枝這麼見著的事實來被志摩子看見了；那尙騎在旋輪上的志摩子，在她心裡決定會吐棄了我的吧？故我在這時候不和時枝見面，才算是真愛志摩子的道理吧？這些事情原是結婚前的謹慎呢。牠為著自己良心上的忠告，才

忠實地不願見時枝。自由的理性，驅使著自己的快悅，牠只有倔強地而不和時枝見面了。

然而，這到底是實現了牠的弱點，而敗其好事，於是在牠的存心又微妙地逆轉了。像日高這樣性格的人，在什麼時候關於那點上是和良心一塊兒動作的。在那時候如其遇著有什麼的機會，牠那建築的良心的基礎也是會一齊崩潰的。如這次的場合却比以前的更是殘忍。因為當著自己的朋友面前，受了時枝的侮辱，牠於是才把自己的弱點置於高閣，却急來憎恨著時枝了。

到那時候叫她知道我的利害；牠一瞬間的思想。

日高走出目白驛的大街，望那裡的汽車行招呼：

「坐自動車吧？」

牠迴避著周圍，向時枝可厭地問；但時枝不待牠說完話，從後面已上了汽車，牠於是也急忙地坐上。

「上那裡，先生？」司機生脫著帽子。

「上銀座！」日高昂然地命令牠。

「啊！銀座？那裡的珈琲店什麼的不清靜喲。再上雅靜的地方去，我還有話要對你說呢！」

時枝逼著日高，用高壓的口調，坐在日高的上手說。

「唔，哼。安靜底跟我去會明白！」

「可是，銀座是沒意思的哩！」

「原稿是要送去的，晚刊的原稿。這倘若不送到社裡，要怎麼辦！不是像妳這麼無事的啦！」

「哄！」

在風馳般的車裡，於是二人也未見有何種的言說。車到了女子大學前那條凸凹不平的馬路上的時候，車身漸漸地搖盪了

日高一面生著氣，數回擦著自來火吸

旺了煙卷；心裡却盤算著此去的路程：第

一在自己的新聞社的門前是不能夠停著和婦人一塊兒坐著的車子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父親在那二層樓上的社長室裡，可否看見！——莫如在那咖啡店M X的門前停住，叫那裡的侍女把原稿送去吧。那末，其次再好喝他五六杯猛烈的威士忌，以後就能夠對付坐在這裡的她了。少時待自動車再加快了一馬力，進了那××家的時候，時枝要現著怎樣底顏色哩……日高想到那某家的時候，不覺視著坐在身邊的時枝了。

〔譯註〕某某家，日俗通稱為「待合」，即男女相候賣娼所也。亦多有強

戀人於該處會合者。

「討厭的自動車！這樣地，不是要把人摔出車外了嗎？一點不客氣地。」

日高放出異常底眼光，瞟著時枝那美頰的側面自說著。雖在這箇顛搖不定的汽車裡。牠每次都感觸到這好像花蕾一般地的拂擊，從她的身體上接受到一種愉快。

看她那條有摺紋的輕拽著的中國裙子，覆著她的雙膝蓋，不住地來回的揭拂。只有她的慾望此刻引得她那種貪色的眼光幻出一種奇妙殘忍的快感來煽動自己這點盲目迷糊的視線；她到現在雖還對於她的姐姐志摩子還發生反動而不願接近時枝，但在

時枝若不像是志摩子那樣底誠實，而牠所好的當又為時枝了。在此刻的日高自問著良心上的辯解，也曾有這麼底想。

這時自動車自牛淵向著丸之內的方面走著。牠老遠地就望著自己的那座高層洋樓建築的社屋，屋頂塔尖上飄揚著那面赤色的社旗；日高這時候自然地有所警告著自己的不良行爲了。在那新聞社裡的人們，這時候他們俱在那勤懇工作的最中吧？我自己一天所作些什麼工作呢？志摩子關於和自己結婚的事情，一面是那樣摯熱的煩悶著；然而，然而自己却和時枝起了這樣底不正直的惡心！將來對於志摩子要怎

樣底解釋哩？怎樣底對住她哩？在我這種人格上說來：對於志摩子，那無論要等於人間之零了咧！

「喂，尾張町了吧。Stop！」

「我不願意上咖啡店去！碰著誰了真討厭！」

「對！」

牠倆下了自動車，急忙地走進在那胡同裡的一家咖啡店叫MX的了。

「我也可以喝杯 Whacker 和 Absinthe 的混合酒吧？」

靠伏在那張大理石的圓棹上的時枝，斜隨著日高一樣；可是纔開始說笑了。

「什麼瞎說糊塗東西！……」

「那末，我，要杯熱的檸檬茶；你呢？」

「我……我要……吵……」

先刻在自動車裡想著，無論是先要些 Hout S. d'oeuvre 的什麼的，和五六杯的威士忌 (Whisky) 自暴自棄地來引發自己的情慾；但到了此刻，日高却稍許有了反省而自苦悶了。這是什麼也不要緊的麼？在時枝自身也有那樣底要求咧。不！如果那麼了，那是對不住志摩子的！日高當這一瞬間，却很激烈地和自相矛盾的意志爭鬥了。

「……那末，我也要，什麼檸檬一樣的東西吧！」牠獨自沒力氣地說。於是才好容易斷然地把威士克拒絕了。

在日高這種的反省，漸漸底回復了自我的意志；一面爲顧忌著志摩子和時枝的身上，以其爲了自己的人格上著想，還是從這眼前的場合來衝圍逃避吧！再如帶她上某家的計劃，那又是以外的問題了。因此，這也是牠從時枝的身邊來逃避的一種手段。如果牠倆只是那麼的玩著挨著，馬上就到了日暮黃昏的時候，被那箇誘惑人們的黑夜到來，自己要怎樣底逃脫，不是更要加上一層恐怖麼？然則，這馬上一刻

也不宜遲的早些離開了她，才算是上策咧
「妳等一等，我還得要寫點兒原稿叫人送回社裡去啦。」

「呢，快些寫好，你哪！」
日高聆著時枝這麼的回答了，於是走避別一張圓桌上去。在這箇咖啡店裡的都是些圓桌高椅子，牠不願在她的對面來工作。

於是日高仔細地拿出牠那箇新聞社用的原稿用紙來；可是那些原稿紙上，都已竟是完篇了。牠一面紙著那管 Ever-sharp 的尖端想了想，急忘底草寫著：

金君：

現在我送來今早晨寫好的原稿；

但是，我此刻有非常底要求助於你的事情啦！

我現在實在是被一個時髦的美人兒所圍困了喲！現在M又咧。

那末，

少刻叫女招待員打筒電話來；

說社裡有緊要的事情，叫自動車上M又來，急刻回社！唉，這麼底就把電話掛上呀！總之：叫自動車快些開來吧！

如其不這麼底辦，那末這個美人兒是不會放手我的喲！求你，求你！

否則，金君！那我要怪惱你的哩。

金君，這樣親切地叫著的金君；牠原是那編輯室裡一個和日高是氣味最相投的人。現在日高雖不能有那樣誠懇地仔細地寫出；但如不這樣底寫，也是沒有別的可寫了吧。

時枝却不明白有這種的招待，還是只管在那裡等著日高寫原稿。這晨光她却無心地翻看著那冊預備在圓桌上的美國的婦人雜誌。在這白天的咖啡店裡的，那些擺置著的花木盆的蔭底下，只浮起一層薄暗來，闐然無譁地，所聆到一些子說話的聲音，却是坐在那對面的圓桌傍的，攔著

兩隻青色的高脚杯的面前，兩個年青的西洋婦人，她們是悠閒地含著一支金嘴的細卷香煙。

「吵，原稿得了。姑娘！」日高叫著那個素來熟識的女招待員，命她把原稿送到那不過二町〔註〕略中國二百步左右遠近的新聞社裡去。

「得了嗎？那末，我們慢慢地走吧！」等著急了的時枝，仰起她那副美而嬌艷的面龐說。

「哈，啊喲，不再喝杯熱茶麼？」

日高這麼小心地答著，仍現出無事愉快般底談話。一面計算著剛才所寫去的信

和原稿送到了的時刻，却裝出安詳的面色一面叫著女招待員：

「請給我打簡電話，叫銀座×××號的；這裡說是日高，午後有緊要的事情不能到社，這麼地說吧！這麼地說了，對方會明白的。」

少刻，女招待員從那電話室退出來：

「噯囉，問了在那裡打的電話的所以我茫然地答說是M X了；可壞了麼……」

「唉！這却更糟糕了啦！」

「……對方這麼說，什麼，新聞社裡出了更急要的事件所以，叫自動車上這兒來接了，急刻要回社的話……」女招待員

恐縮底口調。

「什麼!?出了急要的事件?急刻回社!?咳，那些不中用的東西!」

「討厭咧!」時枝確現出不高興底臉色

「那些不中用的東西咧!三尾女士，

可是，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妳特意地，今天還是少禮了呀!改日慢慢地……」

「……………」

時枝沈默底;但已明白日高的表情而疑視著她。

這當兒，聆見在咖啡店門前有停住一輛汽車的聲音;無論，那是綠顏色的，新聞社裡的車子。

「那末，你到底是回那裡去哪?」

時枝疑問地，突擋著日高發問。

「吵，那可得要坐上車去，再問那個司機生才明白呀。」

日高略有點狠狠的樣子。

「騙人，騙人!這麼底把戲，你還打算騙人么!」

這晨光若沒傍人看見;在時枝則欲拉住日高，不放她走去也未可知的吧。

「不，不，不是說笑話的喇!急有緊要的事件，回社裡去哩!」

此刻她只想躲開這箇現場，才這麼像作夢一般的說法。雖說是她躲避時枝，但

也寧可說是牠誘惑著時枝；而從牠自己的惡心裡來逃避了。

日高於是攔下時枝不顧地，獨自一人坐上自動車；那自動車開馳底聲音好像暴裂般地立時馳去了。日高傲然地躺在Chair

錯誤底感謝

這是從那一點鐘以後底事情。

在極端地燃燒著怒火的時枝；她那蒼白全沒血色的面孔，於是又到了在代代木的志摩子的家裡了。

自大地震災後在這地方雖說也有了幾分的熱鬧市面；可是志摩子的家裡依然還是

him 裡；啊！牠安心底想：這是受了良心上的裁判；如這樣才算是建立了來愛志摩子的愛的營壘了哩！這時牠獨自感激著自己已有這種勇毅的反省的意志；但牠却又不由己地，在牠那兩眼眶裡而盈滿了熱淚了

過著那種盡永無譁的恬靜生活。她那位溫和忠厚的叔父，長年地同著家裡的那個老媽子，總要在夜時分才從那假設的店裏回來。她父親的兄弟，只留了這位叔父。以前聆說在日本橋開的是醫科機械店；在無兒女的叔父，自大地震災後就喪失了牠的

愛妻，並且還燒毀了店舖，只剩下她孤寂的一人了。因為現在的店舖，還是暫時假蓋的舖面，故只留了個店伙每日值宿在店裡，她自己是寄寓在代代木的姪女志摩子的家裡的。而且，她也就是志摩子的惟一的監督兼保護者了。可是，志摩子的私心理的尊敬和信賴她的叔父，也只不過有箇監督的名目吧。她叔父也曾到過德國，並且還說得一口頂好的德國話；向來是全沒加干涉過志摩子的自由意志的。她長年的看著自己的姪女的品性；在做叔父的眼中對於志摩子，也總算是能安心任事的人了。

這時時枝也未託通報，一直就走上屋子裡來；志摩子此刻好似讀書倦了的樣子，只顧拿著鳥籠站在書齋的檐側。

「做什麼了？添水嗎？」

她看見姐姐正在醮那對金絲雀兒身上的水的當兒；那廊子的緣上已被小鳥的翅膀醮得像噴霧般的小粒兒的水珠而濡濕了。

「開著玄關門的時候；我想是老媽吧？所以沒知道是妹妹呀！」

無怪在志摩子的臉子上，也現出那久未見著而懷慕般底笑渦來，這麼驚異底說

「看啊！這種好潔僻的小鳥，也是一箇快樂的生物咧！縱然是大寒冷的天氣，

也不少給牠醃水的喲。」

「姐姐！我，今天真是嘔氣著來了的哪！」

「怎麼了！這樣底說話？面色很不好咧？」

「怎麼的，姐姐是很明白的吧！」

「怎麼？近來沒上學校么？」

「沒去呀；姐姐呢？」

「我也……近來更懶惰了喲。可是想著到來星期起，打算也得要看看的咧。」

時枝今年春季原是在某私立的女學校畢了業以來，住在過繼的義母家的絨線店裡幫著些店務；但後來又想學那美容的技

師的職業，於是又在那箇秋天才開校的某美容院上學了。

「但是，上學校去什麼的也沒趣味咧。」

「如說沒趣，那是什麼都沒趣味的吧？」志摩子像深深嘆息地答著。「我也好像似個草紮的人兒拿著一件武器般的呢！雖然有那種糊塗般熱心的性質；但時時刻刻底添上一種沈想，想著什麼都好像嚙著砂土塊一般底索寞無趣味喲！只像是個人間：走著的時候，也聆不到一些的聲音的人！啊，然而一站住了，聲音也同時停止；所以到什麼時候，也不能夠聆明白了自己的聲音；戀愛，學問，想著什麼什麼底，

也全不得而明白他的所以然咧！」

在志摩子這些的言語裡面，却表現出她那種深刻底煩悶了。可是在時枝一方面却不是她這樣底解釋：姐姐已得著日高的真愛，才有這麼底誇示，打算來挑撥自己的敵愾心的吧！才故意裝出這種沒興趣的面色；她這麼底猜想了。

「姐姐，妳這話是騙人的吧？戀愛是沒趣的麼？姐姐可沒有這樣的事實啊！」

時枝很浮起一種帶諷刺底冷笑。

「什麼呀？妹妹近來還全不知道我的心呢！我，那在房州什麼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真害臊呀！說起叫妳也不好受；那

時實在像得著一箇惡夢了咧！」

「姐姐還提那些事情呀！」時枝這時更想著姐姐的私心了。這是姐姐用的手段來叫我斷念日高的吧？在時枝既有這麼底想著，於是對她姐姐更加了一層的憎惡了。無奈今日時枝自從日高那裡受了極重的侮辱；在那咖啡店裡和牠強分手的時候，那全是自己甘作了一個敗者！打算要賠償那裡的損失，才憤怒地跑到姐姐的家裡來了。在日高會欺騙著自己，可是我也會到姐姐的家裡來咧。她在這種涉險和思想衝突的心裡已全然盲目的氣惱了。像她姐姐那些優美的言語，她是什麼都沒聆到腦裡

「然則，時枝妹妹！妳還打算著我要和日高結婚的事情吧？妳那麼底想著是錯誤的喇！不，總是我不好呀！可是；這事情我還沒同妳說過吧？但，此刻還不到那種要說的時期，請妳再稍等一等，幾時慢慢地對妳說吧。」

「啊，請妳不要隨口亂說了吧，姐姐！這事不只我一人，全都知道姐姐和日高的戀愛歷史咧？」

「這事不騙妳的呀，請妳看著吧！不久就會知道的。不，如果妹妹實在底也愛了日高，那末此刻就進行妳倆的戀愛很好的呀。這樣的話從我的口裡說出了，並沒

有一點兒不自然的咧。在牠，真是一個可憐的男子囉。」

志摩子雖在負了創傷的心絃上，却還是深深地來同情於日高的口調。

「姐姐！妳真把我還當做一個糊塗蟲麼？這樣底欺瞞別人，請姐姐不要太戲弄我過火了呀！我，那我當真要發脾氣的哩！」

這時，時枝的全身都顫慄了。那已赤潤了的眼眶裡面，滿蓄著熱淚；她的氣色和表情，只像是對仇人般地來睨視著姐姐的面孔。

這當兒，突聽見大門外有停住汽車的

聲音。

時枝驚愕著：這必是日高來了！這當兒才好給他一臉雪花膏；她一面滿含著唾沫等候了。其時又因為老媽子不在家裡；於是志摩子自己才親自到玄關前去接待。

素來見慣了的那輛有喊之雷格粹的頭號汽車，確是日高家的家用汽車；日高真在這種場合來了嗎？可是，意外地看見從那汽車裡面出來的，却不是日高，而是牠的母親，志摩子於是才放心了。其次對於牠母親來訪的意思，她是早已明白的；但她在這一瞬間却又實有迷亂般底心緒了。那汽車夫的手裡捧了一大包禮物，已從門

外向裡玄關進來了。

但一方面那靜候在屋裡的書房裡的時枝，已知道那來拜訪的不是日高，是代表牠的母親，猶其是使燃燒著她那股嫉妬心的煙燭了。

「這是來納采禮的了呢！不然是來規定那結婚的日期了。無論什麼對於這事情是不會有錯的啊！」

這時她全身子都木立了。只有屏息傾耳地向靠近那間會客室的紙糊縫裡去，能否聆到姐姐和日高夫人有泄漏的說話聲音；然而，聆日高夫人的說話聲，却不像平日的一樣，係改用了——一種微妙低細的調子

。這時候只聽見老媽子送上茶來和水果。

……這是怎樣的卑怯！這樣底不懷好心的姐姐喲！你們知道我向這兒來了嗎？不要被她聆了才低聲說話；妳這麼地唆使着夫人的吧？不然何以日高夫人今天只是這麼小聲底說話呢！……

時枝根據這些的猜疑，已經是不可忍耐底氣惱了。此刻跳進會客室去亂罵一頓吧；這麼地想着。

可是這時會客室裡的說話的聲音，漸漸地帶了點熱氣，時時可以聆到而明白了。「……那也不是那麼底吧？雖然，在

中野那裡的房子，新公館裡的一切，現在

已竟都整理齊備了。在我們做父母的人，看着那樣的新家庭，要怎樣底等著恭喜妳倆去過那快樂的日子咧……」

聆到夫人這麼底說話，在時枝是更爲惘然了。在中野蓋了新房子的話，她還是初次聆見的。爲了姐姐和日高二人新婚的住宅，是趕著蓋成的嗎？那末，果如這樣，那新公館的主人，畢竟是沒有我的份了呢！時枝這時候恍惚已經是被人們推落於無底境的陷穽一樣；她的絕望和悲憤却沒有發洩的地方。這時那對話的聲息已暫時停止了。

哦，這話實在是怎樣底說起呢？小刻

想不到在會客室裡又聆到那夫人唏々底啜泣了。這種唏噓的聲息，確為時枝的聆觀所接受；爲著她倆的欣悅而來商議的，也有哭求爲媒妁么？時枝這麼奇妙底猜想。大概是夫人太過於歡喜而感激得流眼淚了吧？她再覆著耳根傾聆時，然而，却完全不是照她以上的所預想。

「那時，我，真的爲難了！真沒有傍的安慰牠的法子。雄介接到那封信後，全像得了喪心病一般地焦惱了。因此對於報館裡一方面的事務也無心去辦理；在我們看著牠從來是不會有過這樣不順心意的事情的。不但可憐我那雄介；如其這樣了，

第一又何必急於來建造那在中野的新公館呢。那雖說是新房子，還不是同廢屋一樣的么？並且開春又是正當我們先生親手創立這家新聞社的三十週年的紀念，打算兼爲祝慶，要辦一回盛大的結婚儀式和披露宴，我們先生已這麼高興地預備了喲！那末，如果照剛才大小姐這樣底說了，那是叫我們的先生和我們娘兒倆以後俱沒有面子來見這箇世間上的人了呵！不，在我們什麼的到沒緊要：那最可哀相的却是雄介的一生呢！那樣有志氣的孩子，若是這回的事情破滅了，悲哀的結果，那要怎樣底關得不開交呢？却是不能預料的吧？唉！

對於雄介雖然有種種不好之處，在此刻總得要請大小姐原諒她！再不必說傍的了，我們特地把這事情談到這地方來了，只盼望我們早一天的辦著喜事；這是我一生的懇求和希望的所以，這是我一生的……」

當日高夫人對著志摩子聲淚俱到的泣訴的時候；在時枝好像似被狐仙附住的一樣均為竊聆了。此時她恍然如一場惡夢的醒來；那末，先刻在姐姐所對我說的話，却的確不是騙我的哪！在姐姐已竟拒絕和日高的結婚了！她拋棄了日高；那個被所心愛的日高且被拋棄了……這時候時枝的全身只有驚訝地跳動了。

待她再傾耳竊聆的時候，這時她姐姐也哭了；她對日高夫人說：

「……不，伯母！我，對於日高君，不，雄介哥哥，至死都是愛著牠的啊！這是要比雄介哥哥來愛我的更加幾倍幾倍的呀！但是，我，對於和雄介哥的結婚事情，那是決無幸福的哩！我近來浸浸底感到這點。牠，為著我，若是真實地能夠得到幸福，那我無論是願和牠結婚的。但是；在我完全是個從這種自恣放任的環境裡面養成的女子的所以；我有這種任性的性情，將來必為牠的愛情所幻滅的時候，到那時也就是我的失望的末路了。不，不至於

失望是沒有的吧？到那時候來苦牠虐牠，那是我所預料的啊！雖然我任到何時何地都打算著替牠盡心；但是在我素有的這種執拗的性情的結果：有那種無趣味的日月到來是必定的吧？終究。這畢竟要怎樣底說好哩？還是說是有那種膚膜的_二不合吧？要是把這裡的事情明白後，還是勉強地要強繫住二人來結婚：在我雖無關緊要；那第一還是牠的不幸了呢！這事情對牠不住啊！這時所以，請伯母的十分的原諒！雖然，這樣底談話，我們還是照從來的一樣不用再提了，這是我想了又想的事啊！請多原諒我！這就是我一生底感激啊！……」

「不，照剛才所說的話；勿論雄介的事情，這是我與我們的先生來求妳了！除大小姐以外，想著能夠作雄介的配遇的，却總不能滿我們做父母的本意呀！不管打擾了小姐也好，從明日起，我每天來著，必得怎麼的，要與雄介……」

「不，不！萬望伯母不要說這樣底話！爲了牠的前程，還是請伯母實際底去找一位賢良的太太！我想決定會有的哪……」

時枝這樣底聆著姐姐的說話，在她那種感慨無量的胸底裡，忽地湧上從新的眼淚了。少刻聆到談話的聲息將要結局的時候；然而，這當兒還有姐姐的聲音：

「……但是，這是順便底談話雖然：在這麼的話從我的口裡說出，不知道要怎樣地著想呢……那時，我的妹妹咧；在房州的時候，伯母是知道的吧？我那個時枝妹妹囉……妹子自夏季以來就和雄介哥要好交際的了呀。牠也對於我妹子相當地有誠懇的親切，也很能够理解著妹子的雖然……如果，若是什麼的……」

時枝，其時，哦呀！的想著。於是再靠近些，她很命底傾側著耳朵聆了。心底裡感到一團像滾沸著的興奮。她不覺得紅上耳根了。

對於姐姐這箇提議，日高夫人是怎樣

底回答呢？她於是不能不拼命地來靜候了。可是，可惜的是在那夫人的說話的聲音再低小了；簡直是全不能聆到……

時枝在這當兒的，是熱呀冷呀驚訝呀，真的這時全都是過著夢裡的時間了。但，聆到姐姐對夫人那最後的說話，也不怪時枝那種淳朴的感激而湧沸着心絃了。

時枝不能早理解姐姐有這麼高尚的心情，和認識那深切底魂的思想。只有姐姐爲著妹子來作這麼優遇底打算；這不是姐姐把日高來讓給自己的了嗎？她這樣底解釋了

「我對於那個人太過於熱心了的所以，姐姐想著才這麼的可憐我。她抹殺了自

己的愛情。無論怎的這次姐姐是爲著我犧牲的吧？我爲什麼要這樣底苦了姐姐呢？我真的被那個人迷住了嗎？如果那麼了，這才可耻哩！那真是可耻的事情啊！」

在時枝這時候好容易才靜了靜心神，回想從今早晨以來的自己；自紺野家裡出來，在咖啡店M X 那裡的自己，到現在是感到一種奇妙的羞耻了。受過這種有酸味的回憶，這時在她那整理如寸斷般的心絃上，凡百一切只有來感謝著姐姐了。

日高夫人經過一時間和姐姐種種底談話後，於是才預備告辭了。聆見夫人一些的動作，用很沈靜的脚步向正門的方面走

出了；隨後送出的姐姐也是異常底沈默。夫人出至玄關的時候，還對姐姐說了些什麼懇求的話；一種咽泣的氣息。

送出夫人後的志摩子，妙的沈重了脚步走回書齋方面，在那吊著金絲雀(Canary)籠子的傍邊的時候，一面凝視到庭園的前面，也不叫聲時枝，只是含著眼淚，惘然地在那走廊上站著了。

這時那庭前的山茶花樹上有一片花瓣，衝著葉子的聲音，翩然地掉落了。

「姐姐！我都聆明白了啊！」

時枝走到她姐姐的背後，含著深深底感激的意思說。

「嗟……」

志摩子把那紅腫了的眼睛略一回顧；於是那種難堪底心情，只有深深地嘆息：

「唉！苦啊！……」

像裂絹般的聲音；於是挨著那走廊的緣側委身把坐下了。

志摩子此刻只有那繼續底繼續底淚珠，無停止的拋落了。

「姐姐的意思：我是很明白了呀！總是我不好！請原宥我！咧，請原宥！」

「不，這是與妹妹什麼也沒關係的事情呀！」

「但是，是我不好咧！姐姐爲了我……」

時枝也拋落了眼淚一面只依傍著姐姐

「阿哪，這是怪不得你的哩。妳是什麼也不懂得的。在我的意思是非妳能知道的咧！不知道這也是當然的，雖然……」

在志摩子被妹子此刻來感激了，尤其是難安。因爲是和妹子的目的不同才得到這種的不安和苦痛；然而在志摩子有了這些的悲痛底苦哀，却到底非妹子能了解。

姐妹倆全都是別一箇思想而哭泣。

籠裡的，那對金絲雀兒，在那很親熱地；她倆把全身子緊緊的依傍著，棲伏著止木：一面無心地只眺望著這姊妹倆。

續

貓

豐島與志雄著

楊 懷譯

從大清早晨以來，天空上就全沒一點

兒聚會地就鳴著。

兒雲彩，真是簡希奇底大好晴天氣呵！空

「您……您呀！」

氣是這麼底澄明；日光是這麼底煦麗，難

青白色皮膚的頰脯，嘴唇兒枯焦著的

得有這麼箇稱人心愿的星期日了。

安子的面龐，從茶之間〔註〕是日人家裏的食堂那裡薄

在朝日之光滿射著的走廊邊；榮吉正

暗底地方伸出頭來說。

拿了面鏡子和剃刀一壁修著口髭的時候；

「您，給趕趕貓子么？討厭，真不像

噫……噫……屋頂上有幾隻貓兒也正在那

樣子啊！」

噫……喔……屋頂上的貓聲還是繼續
底爭鳴。

「那不是屋頂上咄？」

「所以更討厭的呀！第一對於隣家不
是太不使樣了嗎？」

「太不使樣？……」這時在牠口裡：

「那是自然底所以啲。是沒辦法的呀。」

然而，在實際上，討厭的確是不會錯
的吧？

榮吉於是把鏡和剃刀放在那兒，輕輕
地爬上樓去：推開窗榻的當兒，在那靠近
樓窗外的一層屋角上，正當著射來澄和的
朝日的光綫裡的它瑪——貓兒名；譯註——

——低頭仰尻地蹲伏著。在她那身傍底周圍
的有五六隻男貓；相互交替地狙隙而待了

「它瑪呀……它瑪呀……叱々……來
，來，它瑪呀！」

它瑪也沒回頭仰視。這當兒又從她的
後身走過一隻較他隻略骯髒的野貓來嗅著
她的時候；它瑪突然「呼」的一聲來表示她
那自尊的意思；急的弓了弓高背，但也沒
回過頭來。

「渾蛋！你那個髒東西！」

榮吉一面回過頭來環看了房裡一壁有
筒炭籠；於是，牠隨手抓了兩三筒炭丸，
很命地擲去，可是一箇也沒擲中著。這時

那些男貓們一同聆到瓦槽上有了軋礫的聲響才稍爲站了起來；但牠們雖跳躍過兩三步，却又馬上更加了一層威勢來環視著它瑪的身子的周圍徐待勢而上了。

榮吉氣極了；但手裡又沒有別的可拋擲的什物。

噫……喔……呼……唔……

這晨光榮吉，忽然看見在那對過的一家公寓的樓窗裡面，有幾對男女的面孔，正向這裡並排地站著。

榮吉於是急忙地緊閉了樓窗，跑下樓去了。

「怎麼了囉？」

牠並不答話。兩手滿黏了漆黑底炭痕，一壁走進房裡去洗了。

在屋角上的貓子還是繼續地騷然。

「不是還在那兒叫唔著麼？」

「任你怎樣底趕，和擲炭球，老不走咧。」

「炭球什麼的是不中用的喲！……汲

水去蘸哩。」

「但是咧，在對門那家公寓裡的樓上有許多人向這兒看了的所以。」

「所以說這不是更不像樣了麼！……

千代呀！千代呀！汲水上樓上去蘸哩，快些趕開牠！」

像豚兒一般肥胖底阿千代；於是乎汲了提桶水來，帶了拭地板的雜巾，啲呀啲呀地爬上樓去了。

「這真不像樣子了呢！所以我，前以那麼地說過了：不要女貓；您定要飼著的所以！」

「什麼呀，幾天就完事的啲。」

「什麼幾天就完事了嗎？已竟是從前天起的了吧；吵得阿千代一點兒也不能夠睡覺哩。」

「爲什麼？」

「爲什麼；她說一晚上都爲了貓子在地下的床板底下騷然到天亮的所以。」

「可是，我却很能夠睡著的啦。妳也是不能睡覺的吔？」

「不。……只聆到在女僕的房裡的地板底下騷然呢。」

「喀。」

這時阿千代提著提水桶從樓上下來，復滿滿底更汲了一桶水上去。

「怎麼了囉？還沒逃開去嗎？」

「是，蘸著水的晨光，驚駭得都跑了呀；可是，還有股什麼臭味；很有點腥臊氣的所以；再把水沖沖吧？」

她好像有些生氣的樣兒；但很元氣活潑地又爬上樓去了。

「阿千代已經是幾歲了呀？」

「十九歲了吧。怎的？……」

「噯。」

不錯。上了十九歲的年紀的人兒，聆了貓兒是那末底騷然的時候，確是不能够安睡的了哩。榮吉忽的一壁向自笑了；心情爽快地於是再走向那滿射著朝陽和摺下的鏡子與剃刀的步廊綠側。

「在朝日的光綫裡，看著剃下來的口鬚，一根一根底帶著赤色，在牠的口部一面慢慢地更顯得精光而美麗了。牠只是一心一意底聆到渺渺的刀子的聲音，帶出牠那整然底韻調。

「爸爸！快，快上這兒來呀！」

一壁向拿著簞帚的靜子跑來叫了。

「喲，爸爸，快些呀！……它瑪在那

兒打架被欺壓著了呀！可哀相咧！別處來了很多的貓子，都欺伏著它瑪咧！去救救她吧！快些！……爸爸！」

「在那兒？」

「在千代的房子的廊子底下；快來看呀，爸爸！」

榮吉於是被牠的女孩子靜子拉著慢慢地向那兒去了。

牠在女僕千代的房間的廊子底下的綠邊，略把頭低下向那裡面窺視的當兒；

的一聲，有股異常的氣味衝到鼻子上來了。在那氣味衝出來的裡面一箇薄暗底地方：聆到呼，呼底聲音，確有五六隻貓子在一堆兒地唔，唔著。

「渾蛋！還上這兒來么？」

這時真被那股子氣味衝得牠有氣了，於是牠就拿在了那傍邊的一根晾衣的小竹桿兒，向那廊子底下去直攪了。但是那囉囉……呼呼……的聲音，還是在夢中一般地擾作一團，全沒一點兒柔和；而且更爲沈重，也不逃避了。

「吡，這些東西真是強要的渾蛋呀！」

牠於是使勁地一面把竿兒伸長，闊達

闊達地在裡面亂攪著。這晨光突聆得「噠」的一大聲，像它瑪似的；跟著「呼」的一聲，於是才四散走開；轉瞬間也不知向什麼地方逃跑了。

看見竿兒的尖端上只剩了點點白毛。

「您在那兒幹什麼呀？」

安子全都明白，却裝著諷譏般底語氣出來說。

「您看了也是討厭她的吧？您還是只看見星期日的一天的所以還好的雖然；我們見天是早晨到晚上都是這麼的哪。」

「唔，這真是太過於猛烈點了咧。大

清早晨來就來了這麼些……那末，以後：

家裡再要飼隻男貓才好哩；我想。」

「？」

「不行，不行！還再要往家裡飼男貓什麼話呀！那不是更要招得外面的那些野

「您說什麼呀！這不是和您鬧著玩的呢。」

女貓都要上家裡來了么？而且，它瑪歡喜的是從外面來的哩。尤其是她愛上那隻有點兒骯髒的眼睛兒閃黑閃黑底黑貓子的所以哩。」

「噢，貓兒也懂得愛牠和嫌牠的事情

「然而咧，關於貓兒有過這麼的話咧：男貓的毛色遺傳給仔貓是一點兒不會有錯的呀。所以，要有了那黑和白的貓兒來才能够看著生下那種種的花貓的所以啦。這是不只限於其一隻男貓的咧。」

嗎？」

「而且，頂第一的那隻男貓也就是她

「當然是懂得的喇！家裡只有那隻黑貓來了，其別的貓就不會靠去的咧。」

第一頂愛的了吧。」

「是嗎？那末……我也可以再向外頭

「唔……」

找個女人到家裡來和妳結婚了的一樣好么

的原因；在稍遠的地方還聆見有繼續底貓

聲。

但，這時在發吉的心裡總是有些什麼神秘底聯想了。一忽兒牠看了看周圍，然而，這是一箇很晴明清爽的上好天氣的早晨。當這早晨的澄明底陽光裡面，牠看見安子臉上的顏色全都褪了；而且她的身子已是大腹便便底突起了。這種樣子自和她結婚以來到現在也未會看過的。因之，她更有一種混雜而不可思議底感想。於是牠再把臉朝著外面的時候，却看見對門的一家，從那墻垣的墻頭上伸出來的櫻花枝兒，在那枝頭上著著的蓓蕾已略帶了些赤脹的顏色了。

已經到了春天了啦！所以有這麼異常底薄寒咧。

「貓兒的事情什麼都好的呀。此刻我還有些比這更重要的事情要辦辦的所以；樓上給我生點兒火啦！還是很冷的所以，請妳。」

牠一面說了，於是再走到有日光的步廊的緣邊去，一壁屈拱了牠的貓兒背，把口髭格好底修剃完了後，於是接著又修剪了手和腳的爪兒；牠一面想到自己真是漸漸地快將衰老了呀！但是，無論怎樣在自已的身子上又不能不為些公司裡的俗務來勞累！唉，唉！……把手試按到胸口上去

，有元氣的心臟還是鼓動的哩。如果不常照太陽的指爪，那也是美好而潤艷的吧？今天這麼偶然地……不偶然也沒有這麼箇星期日呢……

「哦，這是怎麼一箇可厭的大清早晨呵！」

這麼箇晴和的星期日；難得的公休日，不可以去尋那種愉快的事情玩麼？午前把公司裡的事情調查調查，午後可要痛痛快快底玩呀。

「火生好了麼？」

「哈，……樓上很暖和的了喇。」

安子一壁還在那拼命地注視著她那個

在鏡子裡的臉兒。……是呀，也還得要摹仿著貓兒的那一手樣兒來化粧哩。在星期日這一天是比那天都要丁寧地打扮點白粉兒的。

「那麼的好，那麼的好呀；但是那兩瓣嘴唇兒呢？」

通通通……牠急於上樓去了。到房裡伸出手烘着火盆的時候，牠忽然聞到一種奇臭的而帶酸氣的氣味沖著鼻子了。

啊呀！只管圖省錢來燒便宜的炭是不行的哩！但是，只這麼點子也難免不有的吧。火盆上輕沸著開水。於是牠再在那燃着的火裡加上點子炭看，把火箸尖兒撥著

，再一聞時，心裡覺得嘔一般地難受了。
牠注視了一會，於是忙提了炭籠下樓去了。

「奇怪呢！這籠炭真臭；怎麼的呀？」

「是嗎？給我看看！」

安子掀起她那滿擦著白粉的手來，接過炭籠，送到她那箇有雀斑的小鼻頭上嗅了嗅說。

「真是討厭的啊！噯啦！這不是貓糞
吔！您呀！我還想這箇不要緊才拿到客房
裡去了咧……照這箇樣子您看哪；家裡不
是到處都有了貓糞的骯髒了吔？」

「噫！……可是，向來是沒有過這麼

底事情的呢。」

「這是它瑪有了那麼的以來的所以呀
！不是時常底都有五隻六隻的跟上家裡來
吔？到了夜裡四處地翻著東西，和廚房裡
的地櫃板；家裡沒一處不有貓子的騷然；
一向是鬧到這兒的了囉……」

「這東西真討厭啦！」

榮吉一壁說著；看了院子裡和屋頂上
以及房子裡面的一些地方，都好像似漂浮
著有一種異樣底臭氣了。

「那末，快把它瑪送了她；再飼隻男
貓吧？」

「哈，……但是，把看著飼養馴了的

貓兒送掉也是可哀相的呢。而且，貓兒這

東西的執念是很深的所以，若忍心地送掉

了她：後來生孩子要被她嚼破腦袋兒的喇

……」

「什麼呀；嚼破腦袋兒的那是老鼠吧

？」

「噯，老鼠也是嚼孩子的腦袋的吔！」

「哈哈，現在還不要那麼底耽憂呢

。還不會生下來咧。而且它瑪若在這裡，

老鼠不會出來的喇。就是它瑪也不會老是

有那麼箇樣兒的道理呀。馬上就會什麼事

情也沒有的了咧。」

榮吉說還了話，還是提著炭籠走上樓

上的書齋裡去。還是把那些臭炭滿添進火

盆裡；噤……噤……在屋上那稍遠的一隅

，還聽見有一堆貓兒的鳴聲。

「還在那兒騷然著啦！」

然而，這是什麼箇的晴空啊！這樣和

煦的日光！櫻花已經快要開了呢！榮吉坐

在那帶有臊氣的火盆傍邊：把頭朝著窗外

；兩手向上舉起，盡力地伸了伸腰肢。

戲曲
一個頑固的男子

武者小路實篤著

一
修譯

人物

村岡

甲

乙

(一間租陋的房裡，甲和乙在對話)

甲 你有什麼爲難的事情嗎？

村岡 也沒有別的什麼爲難的事情呀。

甲 但是；你的氣色不好咧？

村岡 因爲著昨天還沒有喫飯的原故吧，就叫你看出不好的氣色么？

甲 從昨天來還沒喫飯嗎？

村岡 哈。

甲 好快樂的傻傢伙啦。

村岡 誰快樂哩？

甲 誰家裡有飯，就不可以上誰家裡去吃的不好么？

村岡 可是人一窮了，精神總是萎靡的喇

。待等到人家快吃飯的時候却老是要客

氣地走了回來了呀。

甲 傻東西哪！到我家裡去不好嗎？

村岡 却又沒有那些坐電車的錢的所以啦

甲 這也是對的。那末，你不會去做點兒什麼工作么？

村岡 打算是那麼想喇。

甲 然則你什麼事情還沒有幹著咧？

村岡 吶呀，好容易纔找著點兒事情了。

甲 拿著錢了嗎？

村岡 還沒有拿著咧。可是現在有了拿錢的希望了。而且，預料著喫飯的事情也

遇見了啦。

甲 遇見什麼了？

村岡 遇見你來了的所以啦。

(二人同笑)

甲 你在這兒還等著誰嗎？

村岡 聽說要睡在床上才能够等到幸運兒的降臨的所以。

甲 可是，我不是那麼個有錢的幸運兒呵

村岡 那我知道的哪。可是總帶著有些吧？

甲 若是兩塊錢上下到是帶著的。

村岡 你竟帶了這筆大款子？不要客套了，快拿些出來的好呢！

甲 兩塊錢就算得是筆大款子啦？

村岡 在現在的我咧，從昨天以來我就想著：能夠帶著有一毛錢就好了哩！有了

錢的時候，一點兒也不知道感激錢的好處呀。近來別人若拿出一塊錢的鈔票來叫我看見了，馬上我就想著牠是一個財主喇。

甲 從前你也很是個亂化過錢的人啊。

村岡 那已經是成了古話的了呀。在那箇時候一年中拿著二三萬塊錢的事情還全不以爲希奇的哩。幾時都想到洋錢這箇東西，只有我一個人才能够享受用的呵。老想自己能夠有件好的衣服穿著；那洋錢就會通統地滾到自己的懷裡來的咧

(忽有槁門的聲音)

村岡 誰呀？

乙 是我。

村岡 請進來！

(乙友開門走進房裡)

乙 來了不會驚擾你麼？

村岡 怎麼講到驚擾，若是你來了，我想還是正好的哩。

乙 是麼？

村岡 我還想著你昨天會來的。

乙 昨天我到是想來的，但出門的時候又趕上來了一個朋友的所以。

村岡 是呀。

乙 你今天的氣色不好咧？

村岡 此刻氣色就會好的。因為還沒有

喫午飯的所以呀。

乙 你還沒有吃過午飯麼？真快樂的哪。

村岡 那末，不客氣，現在我要去吃飯了哩。

(對甲)可以暫為先給我一塊錢好麼？

甲 哈。(欲給予二圓)

村岡 一塊就夠了，回頭會有錢來的呢。

甲 是嗎。

村岡 那末，暫為少陪，馬上就回來的哪

乙 請。

(村岡退場)

乙 你是叫吉村先生的吧？

甲 是。

乙 幾時都是見著的很少禮了。我碰上田

甲 你的事情時常聽見村岡談起過的。

乙 村岡君是那麼個人的所以，一回也沒有給我介紹過，所以很失禮了。

甲 在那個傢伙想著怕已經是給我們介紹過了的呢。

乙 牠實在是那麼個怪脾氣的人呀。

甲 從昨天來還說是沒吃過飯的咧。

乙 有那麼底爲難麼？

甲 看著是像那麼的吧。

乙 原稿還沒有寫好麼？

甲 欸呀，原稿雖是那麼底寫好了；但那裡也不給牠發表的所以咧。牠們總想著

那傢伙是個傲慢的人間的所以。

乙 我看一點兒也沒有那樣底性格呢？

甲 可是世間上是那麼底想著。因此那傢伙所寫成的東西，已失了商賣的價值了；所以到什麼地方也不給牠登載，那是當然的事情哪。

乙 是呀？但是在我所認識的好朋友裡面，也很有愛讀村岡君的東西的咧。

甲 那雖然說是很愛讀牠的東西的；但只是兩三百人是不中用的咧。從前那個傢伙的東西也曾賣過二三十萬本的；可是此刻兩三百本還是賣不了的可。因此那些書店裡對於牠的東西也沒有發行

的勇氣了；這也是當然的吧？

乙 是嗎？那末這位先生不是已經過去了牠的時代的了嗎？

甲 可以說是過去了吧。或者也可以說還沒有到來的呀。

乙 還沒有到來的嗎？

甲 牠有這麼底想著咧。自己所寫的東西怕此刻還是沒有人懂得的吧。或者只待後來的人們才會有了解的。所以那傢伙的原稿賣不去還是一生拼命地的寫著呢。

。在那裡面却也很有些偉大的作品；那傢伙自己一個人還只是這麼底想著咧。

乙 很有些偉大的好東西嗎？

甲 我沒讀過雖然不很知道，但正直底說

：我對於牠是沒有很大期待的。在我想著牠真是過了時代的了。但是，我不告訴牠有這樣底事實。何故呢？因為那傢伙現在唯一的朋友只有我的所以哪。如果我不承認那傢伙的東西，馬上牠一定會和我絕交的所以。如果牠和我絕交了，因此那傢伙就會沒有飯吃的所以啦。

乙 在我也想著牠所寫的東西是有很好的地方呢。

甲 那當然是也有很好的地方；可是那傢伙的頭腦也太沒有科學的陳分了，不過只是牠一個人會明白哩。

乙 是嗎？

甲 看你却很是崇拜村岡的咧？

乙 雖講不到崇拜的程度；但我從來也是很喜歡村岡君所寫的東西的哩。

甲 可是歡喜村岡的東西却是沒有飯吃呵

乙 那末你是嫌惡村岡君的東西的么？

甲 在我雖然很知道那傢伙的好處；同時也是很知道那傢伙的銀點的哩，因此我也是很同情牠的。

乙 村岡君也很是稱讚過你的事情咧。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加以呵護的口調的呵。

甲 對於牠的呵護我是不愉快的喲！那傢伙幾時都把我當牠的後輩看待的所以咧

。自己總想要站在那高一點的地方。

乙 那末，你憎惡村岡君了嗎？

甲 愛好是愛好牠的；但只不愿意被村岡的包袱來蓋著過那種的日子。凡我對於社會上的東西，民衆的東西，流行的東西；是不愿被人去玩弄著的哩。在那傢伙的毛病，就是愛玩弄著這箇，自己纔是天才，有那種頑固底想著，於是才有那樣底傲慢，故那傢伙的眼睛是看不到自己的影子的咧。

乙 的確是有那樣底地方哩。可是……。

(村岡登場)

村岡 上田君帶有五角錢嗎？

乙 有的。

村岡 那末暫借給我好麼？

乙 好的。

(乙友交給村岡五角錢)

村岡 (再向自己的錢包裡拿出五角，合

計一圓) 吉村君！還給你一塊錢呀。

甲 爲什麼這就要還我的錢？

村岡 我情肯不吃飯：也不愿受朋友的侮

辱咧！

甲 我幾時會侮辱過你來？

村岡 你剛才所說的話，我都聽見過了！

甲 你是站在這裡聽說話的麼？

村岡 因爲聽見說出我的名字，纔略略聽

到兩句的。

甲 這我也並不是有意底來侮辱你的哩。

不過是正直地想起關於你的事情隨便來

談談罷了。

村岡 你這什麼是正直呀！到現在我才明

白了啦！我何故被很多人們的誤解呢？

何故而被他人所嫌惡呢？

甲 能够明白了這箇是很好的。在我對於

你幾時都想著有這樣底忠告呵！

村岡 你對我有什麼忠告呀？在我一方面

說吧，還想不到你是這麼個中傷家啊！

甲 我幾時會中傷過你？

村岡 你這還有十分的辯護的嗎？還是說

不會中傷了我的事情的咧？可是這樣底辯護好雖是好，但在我却總是想著你是個很巧妙的中傷家呵！

甲 你太過於執拗了呀！

村岡 那也是未可知的吧。得；此刻可以請回你的家裡去了咧！

甲 你能夠叫我回去的叻？

村岡 你不怕我有損壞你的事情叻？

甲 我只不忍見你餓死哪。

村岡 謝謝！請不用說那些無用的廢話了

呀！是誰劫殺我的兵糧，我全都是明白的叻！

甲 那無論是你自己了叻。

村岡 我到現在還是那麼的想著，而且在那地方當然也是很覺得痛快的。可是此刻已不是那麼的想了呵。

甲 你輕蔑雜誌記者是不成的哩！

村岡 我可不是蔑視著他他們的叻。

甲 在你的態度我看已經是十分怨恨著他們的了呢？

村岡 有那麼底事也未可知。猶其是有在他們的怒火箴裡去注油的東西所以咧！

甲 你這是說我是那麼個注油的東西嗎？

村岡 橫豎和那個也不差些什麼吧。

甲 你真是個可怕的猜忌家啊！

村岡 我是個猜忌家也好的；但此刻還是

請你快回去的好呀！

甲 回頭不到幾時你要後悔的喇！咧，上

田君，你是怎樣的想呢？

乙 我不明白。可是在我想村岡君的話確

是也有些兒誇張的咧？

村岡 有那些誇張？

乙 確是有些誇張阿。

村岡 在第三者看來或是那末的吧。如果

那麼的也好哩。無論怎的我是已經不樂

意見你們的了；這是事實啊！

甲 那末我也是不勉強的咧！可是我要說

句最後的話：講到時代和社會的能力上

，你却稍有點太過於輕視了呢。

村岡 我相信社會裡面是有種真理的。現

在的社會是怎樣底一箇社會，說我是不

懂得的也未可知；可是在人們的心這箇

東西所愛的是什麼，我全都是知道的喇

！像這這樣要隨著社會的風潮，無論什

麼東西都要跟著新的走去纔好；這樣想

著的人們是不會知道我的意志的呵！

甲 那如果了解社會上的幾千幾萬的人

的所想着的方法要比你一個人所想着的

爲正當的事情；那也是傲慢的哩。

村岡 在那幾千幾萬的人所想着的那要下

的基子，却是不配一個名人所下的一著

哩。

甲 基和社會是不同的哪：第一你也不是
個那種規定的名人呵。不過是偶然底聽
到別人所說的話罷了。而且真正底人們
如果不先瞭解時代的要求那也是不行的
呀。

村岡 那種時代的要求第一是風車兒最是
很瞭解的吧？在我只憑著內心的正直別
沒法子的。在百萬中的靈魂裡，只有我
一個人的正直；一個人的靈魂在這饑餓
著的呵！我緊緊地只要保護著我自己的
正直的靈魂哪！我想這是很對的啊。
甲 那你所寫出來的東西什麼的咧，此刻
也沒有一個人要看的了吧？

村岡 看不看不用說那些無用的幫襯話呵
！我是謊騙人的；所寫的是心裡沒有的
事；不被別人所歡喜的；從此以後我自
己的自身要被別人所嫌惡的好喇！

甲 我已對你這樣底忠告過了，在你若還
不聽納，那是沒法子的呀！

村岡 那末現在你可以請回去了吧？

甲 可是，村岡君，這無論怎麼地說：我
也是最愛你的呀！

村岡 ……………

甲 你還不相信的么？

村岡 ……………

甲 村岡！我會有簡輕視你的事實不誠誑

也未可知的。或者有時候憎惡著你當然也有的。而且背地裡會說過你的壞話也說不定的呀。然而在我同時也是愛你和尊敬你的呵，這也是不謙誑的呵，得要請你了解這點！說我是一個強於競爭心和野心的男子也未嘗不可，可是我最愛你的也可說是實在的吧？村岡！凡我所有的不好之處，現在向你悔過，並求你的原諒，可是我的好處也得要請你認識的呵！

村岡 隨你怎樣底說，現在也是不能夠再騙我的了哪！

甲 我這麼地說了，你還是說不能夠再騙

你的話麼？你真是這麼個執拗而猜疑的人嗎？

村岡 我只是個窮小子，還不配有個猜疑家那種的資格喲！人們的言語任什麼都可以說的哪！

甲 你終歸是一點兒也不相信我的了麼？

村岡 對。在先前我還是絕對相信你的；

那是我自己的糊塗，此刻全都明白了呵！那是我拿著你的錢去吃了飯不思議地很元氣底回來的時候；於是我想到了這麼個好朋友是非常的快樂，所以才急忙地回來了。因此也是我才能够聽到這難得聽到的話哩！我在那時候萬事都全

然明白了。我到現在要和誓不兩立的敵人宣戰了啊！可是今而後的我：如果安心地去幹著自己的事情那是很好的了呀。但是不避遠敵人的！

甲 那末你是說我是你的數人嗎？

村岡 和你作敵人雖沒大不了的事；可是以後我能安心地想著去對你加以訛罵算是幸福的了喲。我安心地對你那種妥協的的態度才可以輕蔑的啊。最可怕的是那沒有吃的東西那是不錯的；但可是我也還有二三十個好朋友，是不會餓死的。在我以後的奮鬥，勿論；我所寫的東西到什麼地方都不能夠登載的吧？也會沒

有再拿著我的書那樣的傻瓜的吧？可是；我從此以後，還真要幹點像自己的事情來看哩！什麼也不畏縮的。而且也不希望著人們的憐恤能夠做到那樣底事情。想做到那里才是我的真正的幸福呵！

甲 在你如果真能夠有規定的那樣底人生觀；我是什麼也沒得可說的了喲。幾時總有明白的時候到來的所以吧？那雖然不知道你以後要創造出來怎樣底傑作是不可預料的；可是只有太可惜你的時代過去了的事實的確是實在的啊！

村岡 如果你是那麼的想，那還是請你是那麼底想著的好呢。在我只要這箇地上

的人間有心的當兒，必得要奪取那顆心來給你看的哪！

甲 醫，果能夠奪來給我看看；到那時候給我看看也是好的哩。

村岡 哼，這真說出本性的話來了咧。我也可以拿出點本性的話來吧。在你的東西，那全部都可以說是掛著冒牌假造的幌子哪！

甲 你能說我的東西是掛著冒牌假造的幌子么？

村岡 是啲。你所寫出的東西是沒有你的心的啊！有的都是泡沫。若向裡面去追求：只有虛空，也只有虛空的哪！向裡

面去追求吧？超過時間，那虛空的泡沫就會要通統地暴露在人們的眼前的哩。

那才是打著虛空的幌子咧？你到了那時候的心不會像空虛一樣的么？你那時候的寂寞我全都明白地看到的呢。你的家庭是幸福而圓滿的。你的家裡是貯有洋錢。你的書是殷殷地能賣。可是只有你的虛浮的心要怎樣呢？心的虛浮呵！你還是那麼不介意的么？心的虛浮呵！

甲 這是你的真意么？是你的真正的友情么？

村岡 我到現在還不愿見著那箇，只為看不見那箇呢。我只是看見你的衣服，再

看那衣服裡面的東西，就不好意思了咧！所以我每次的目光都好像見著虛空一樣地呀！而且想到在現在這箇世界上的標本人形是必要的哩！一想到那裡才算好的。可是現在我這樣不客氣地又正視著你了。但在你那衣襟的裡頭，胃囊的下面，畢竟有了什麼呢？在那裡的美麗的東西是一箇也沒有的吧？有東西都是空虛和塵芥呵！因此可憐在你那所寫的東西裡面要想擊響人們的心絃的東西是什麼也沒有的哩！說到你這樣底人間已是等於零了，你的一生不過只有被人們呪詛的存在了喇！

甲 真會能呪詛著我的了咧？

村岡 我這只是說著實在的話呵。

甲 你既然說到這裡了，現在我也要說了呀：你也只爲著你自己的一人要跳進那箇世界裡去的吧？在你所寫成的東西也是不能夠擊響任何人的心絃吧？你不過是一種顛癩病呵！在你那些要好的朋友們也只是些病的的精神病者的殘廢不完全的人們咧？社會上以爲你們都葬身在那顛狂的病院裡，還笑著你們的病院太過於偏狹了哩。在你的頭腦的確是精神病者的頭腦呵！只能夠當醫學上來研究的材料。我從來原有看重你的事情

的；但現在要全部改換而至取消了呵！

村岡 謝謝，那是好極了的喲；吵，請你拿了這塊錢好回去的了呀！我所說的話是實在的吔？或者你所說的話也是實在的吧？那幾時是有明白時候或時期到了的呀。

甲 勿論那簡明白的時期會來的喲。我是同情於你，憐憫於你的；但現在都取消了哩。

村岡 謝謝這才是全都了清了呀！這樣安心地的，你也好總括了你的思想和我所想著的錯誤的思想，才能夠正式地宣戰的哩。說到文壇上那箇地位，雖然說並

沒有真實的人間和真實心發生過交涉地方；但不能說那全沒有一個人間饑餓著牠的實在的本心的話；那是錯誤的哩。只想著人間是泡沫般地生存就以爲是滿足一個人間的本心；這也是錯誤的呵！

甲 憑你說什麼都是好的喲。可是你還要想想先刻沒吃飯的時候那種萎縮的樣子的好呀！在我想著你那種不吃飯也可以生存著有那樣底快樂生活的本事，那才真是唬人的喲！那才真是嘲笑著我們的了哩！那末；現在我要拿著這塊錢回家

了哪！

村岡 請！

(甲退場) (沈默)

乙 那末我也要告辭了！

村岡 對不起你呀，下次再還你的錢吧。

乙 喲呀，錢的事情還不還都好，沒問題的咯。

村岡 不可以還多坐一會兒嗎？或者：你也是嫌我對於朋友太唐突了吧？

乙 不，並沒有那麼的意思哪。

村岡 你也愿上文壇上來嗎？

乙 有那麼箇希望的咧。

村岡 那末你上我這裡來比到吉村的地方去好咧。

乙 我也並不是歡喜吉村那傢伙的呀。

村岡 你也要騙人了嗎？前次你不是說過很歡喜吉村的東西的嗎？

乙 這是你自己那麼的說了呵。

村岡 那末；我也是說謊話的了哪！唉，好的。不要太說出本心的話來的好的所以咧？然則那末，要想上文壇上來靠我，也是不行的了喲！在我若不仆死於溝壑以後，那也是全沒有先能瞭解我的人間的所以哪！

(有敲門的聲音)

村岡 誰？

(丙，丁，登場)

丙 先生，跟吉村君絕交的了嗎？

村岡 你怎麼知道？

丙 剛才上這兒來，在路上見著吉村君的
所以。

村岡 是嗎？那末你們對於這事情是怎樣
底批評呢？

丙 這事情還是請先生和牠和解的好呀！
我們因著先生在此刻和吉村君絕交了，
那是很困難的事情呵。以後再也沒有人
來照顧我們的原稿真困難的呀！

村岡 這事情我是不能夠和牠去和解的
！

丙 是嗎？那末我們因為沒有飯吃的所以
，也要同先生來分別了；這是我們所痛

惜的事情呵！

村岡 這也是很好的吧？沒有飯吃那真是
簡很困難底事情咧！

丙，丁 那末我們少陪了哪！

乙 我也少陪了！

村岡 再會！

(三人一同辭出)

(這時不知從那裡走來一個不相識的
男子)

男子 先生，牠們通統向那來的地方去了

咧。

村岡 去了喇。

男子 那末先生還是以為自己的思想是第

一頂好的嗎？

村岡 當然的喇！人們總要有人們的心的存在喇！在我真有感到是忠實的事情還得要有忠實誠懇地寫出的必要呵！誰看到這裡呢？只要一想到在這裡的有一個真正底人間的時候，我纔有愉快的日子呀！如果是一個真正的男子，那任牠是怎樣底不遇，而在牠自己的良心上是決沒有虛偽的道理啊。

男子 講到良心這箇東西，能够也可作依靠的么？在誰人的心裡也沒有聽見過聲響。畢竟說到人們的良心的這箇東西，有還是沒有呢？

村岡 我不是那麼的想：實在一個人間都有牠一箇心的喇？如果牠一生地而失却了牠的真心，那末我想必待要有真實的心的、人間的心絃才能夠響應牠的喇。雖然說人間的真意是爲著物質的生存著也未可知的；然而那必要的真意也是爲人間所必要而有的呀！我就是這麼個人呵。在我以外也曾想到必定也有那樣底真實的心的人間的吧？有的！有的！有！（不知何處有笑答的聲音，在這對話的裏面夾雜地聽著）

村岡 什麼！夢嗎？（落幕）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

(中日對譯)

(3)

廣津和郎 著

井承子 文共譯

二

這麼着，大澤說「想出來好事了」的時候，我先拿出那一萬萬圓的話來，戲耍戲耍他了。

「不是，不是那麼着。那時我服了，可是這回不是那樣了」他就撓着腦袋，低

そこで大澤が「うまい事を考へ出した」と云つた時、私は先づその一億圓を持出して、彼を揶揄したわけなのです。

「いや、そんなんぢやない。あの時は参つたが今度のは違ふ」頭を掻きながら、彼は小聲になつて、私の耳に口を寄せ

着聲音，近在我的耳邊說：

「喂，你呀，我想要做「神仙」呦」

「神仙麼？」

「「神仙」呦。瞧々，是那個靈術呦」

「靈術？啊啊，是麼」

我這才明白他那話的意思了。

「可是那靈術，到底怎末着啊？」

「這就是杖着那個到鄉下看病去的呦」

「是你麼？」

「啊，是你和我呦。第一我外貌不揚。

這末着，我算是個幫手的樣子，先給病人治了病呦。之後你裝爲大先生的樣式，只要嚴然照着我那麼治就成了。這麼

て

「ねえ、君、「神様」をやらうと思ふんだよ」

「神様を？」

「神様」さ。ほら、靈術さ」

「靈術？ああ、さうか」

私は彼の云ふ意味がやつと解りました

「併しその靈術を一體どうするんだね？」

「つまりそれで地方に治療に出かけるんだよ。」

「君がか？」

「ああ、君と僕とがだよ。第一僕では風采が上らない。そこで僕が助手の形になつて、最初に患者を治療してしまふんだよ。その後で君が大先生と云ふ顔付をして、唯嚴かに、僕のやつた通り

一來，那病人就這末想着：大先生把帶手的我治療的事情總攬其成了叻。」

我聽這話就「哈哈哈哈哈」的笑起來了。

「這真是胆大包天沒人敢惹的話呀。」

大澤就很正正經經的說：

「我有自信呀，」「我昨天夜裏沒睡覺竟想尋思來着呀。除了這末着，再沒有現在所走的道路了啊。東京也是這樣的蕭索，每天把腿都走直（細）了這兒那兒的去，實在不是沒有連一文錢掙得上的事情麼？我是上月和本月到手的錢，不過才有四十八元而已啊。」

「那是不錯呀。——就是我兩個月的工

をやればいいんだよ。さうすれば助手の僕のやつた事を大先生の君が仕上げをしたといふやうに患者は思ふよ」

「あつははは」と私は笑ひ出しました。

「大膽不敵な話だね」

「僕は自信があるよ」と大澤は大真面目で、「昨夜一晚寝ずに考へたんだよ。もうその外には今のところ行く道がないからね。東京もこの不景氣ぢや、毎日足を棒にしてはつつき歩いて、實際一文にもなるやうな事はありやしないぢやないか。——僕は先月と今月とで、やつと四十八圓、金が手に這入つただけだからね。」

「それはもつともだよ。——僕にしたつて、二ヶ月でやつと五十圓位にしかなつてゐないからね。」

夫，才不過五十元上下的錢啊」

「故此我老老實實的思想了呀。不是鬧着玩兒呀。因為有個時候，也不是怎末着就想所研究的心靈術，若是也使得上這個夾當兒，是可以使得上的。」

我還沒能那樣的老老實實的尋思尋思那計畫，所以就笑着這麼說：

「不錯，這樣彌次喜多」

細說彌次郎兵衛，喜多八，

是滑稽人物的標本也許有趣兒呀。昭和的彌次喜多也……」

可是我正這麼說着哪，實在覺着那也許有趣兒了。實在照大澤所說在東京就是

「だから、僕は眞剣に考へたんだよ。冗談半分ぢないんだよ。ひと頃不圖した事から研究した心靈術でも、若し役に立つならこの際役に立てるべきだ、と」

私はまだ彼程眞剣には彼の計畫を考へられないので、笑ひながら、

「なる程、さういふ彌次喜多も面白いかもわからないね。昭和の彌次喜多も。」

「さう云ひましたが、併しさう云つてゐる中に、本當にそれも面白いかも知れないといふ氣になつて來ました實際大澤の云ふ通り、東京でこんな事をやつてゐても、仕方がありません。」

這麼着也沒法子。每天我和大澤在「事務所」見面彼此，對着面尋思尋思有甚末想出來的發財的注意，然後到丸之內大街上這兒那兒的去，可是我們倆全然是穿着洋服正是做事的年歲四十歲的人兩個人的懷裏合在一起看一看，也別說十圓錢連有五圓錢的時候也輕易沒有的樣子。我們各人都有妻子，所以請您想想我們的身兒裏面——家庭生活，有多末窘迫呀。實在爲難妻子的話什末的，是太沒有志氣了，不是和別人說出來，聽着痛快的，所以不用說那細話，無奈我們每天的交通費——乾脆說就是電車錢，可就是那筆錢，彼此各自

每日大澤と「事務所」で顔を見合はせ、何かうまい思ひつきはないかと額を鳩めて考へ合ひ、それから丸の内街をはつつき歩くのですけれども、全く洋服を着た働き盛りの四十男二人の懷中を合はせて見ても、十圓は愚か五圓と纏まつた金がある事は滅多にない始末なのです。それがめいめい妻子を持つてゐるのですから、我々の蔭の面——家庭生活が、どんなに逼迫してゐるかを御想像願ひます。實際妻子を困らせてゐる話などは、餘り意氣地がなさ過ぎて、他人に話して氣持の好いもの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詳しい事は云ひませんが、何しろ毎日の我々の交通費——一口に云へば電車賃ですが、それだつて互に妻の著物を融通したりして、それ

己妻室的衣裳通融了來，這麼才對付着。到了黃昏疲乏了回到家去，就在他們想給我找有甚麼好食來了呢的樣子等直了脖子的母鴿子，小鴿子的面前——嘿，就是我們這麼叫着妻子，不是沒有關係呀——總得說今天都走了整天了，可是給你們的東西，甚末也沒帶來，這有多麼苦呀！這自然是父親沒有能耐。雖然父親也沒有能耐，可是再者實在這世上人家撒了食，如今是沒了，你給想想，而且你忍耐著吧。可是不久有什麼好事的叻。必得着很好的事的叻。——自然不能把那樣事——幹一件說給人聽的。因為若一說給他們聽

でやつと間に合せてゐるわけなのです。夕方疲れて歸つて行つて、何かうまい餌でも運んで来てくれたかど、首を長くして待つてゐる女鳩や仔鳩の前に——「おお、我々だつて、かう妻子を呼んだつて、差支へなから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か——、今日も一日中歩いたのだが、お前達に土産にするやうなものはない、何もなかつたよ云ふ事を知らせ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は、どんなに苦痛でせう。これは無論親父に働さがないんだ。けれども、親父も働さはないのだが、併し又實際この世の中に、こぼれた餌なぞといふものは、今やなくなつてゐるのだ、それをどうか考へてお呉れ。そして我慢してお呉れ。併しその中には何かうまい事があるよ、屹度とてもどえらい獲物にありつくよ。——無論一々そんな事を云つて聞かせるわけではない。そんな事を云つて聞かせてゐた

、我就悲傷起來了，要落淚了呀。可是心裏想着這樣事，我偷偷兒的在妻子面前謝罪的。——可是小孩子是機靈的，全懂得世上的這樣的事啊。我是早婚，所以大小兒由今年入了中學了。怎麼樣，他從朋友那兒借來一本叫「戰旗」〔註〕是極左派雜誌的雜誌來看啊……實在到下一代，必出來什麼事故。不能就這麼平安了呀。沒有平安的理勸。我們才是全然被這世上虐待了，沒有志氣，可是老老實實的做事也吃不上飯，又想要做事也沒事可做。若明白是這樣的世界，誰也不能老實的白閉着啊。

ら、こつちが悲しくなつて、泣きたくなつてしまひますからね。併しそんな事を腹の中で思つて、女房や子供の前で、ひそかに私はあやまつてゐるわけなのです。併し、子供はえらいものですね。世の中のかういふ事を、ちやんと知つてゐますからね。私は早婚だつたので、長男は今年から中學に通ひ始めたんですが、それがどうでせう「戦旗」といふ雑誌を友達から借りた云つて讀んでゐますからね。……全く次の時代には、何か來ますな。このままでは納まりません。納まる筈がありませんよ。我々こそからもうこの世の中に虐げられて、意氣地がないけれども、正直に働いても働いても食へない、働かうと思つても働く事がない、さういふ世の中だといふ事を知つたら、誰だつて、じつとしてゐられやしませんからね。

這麼着，我想「大澤所說的話，實在辦辦也可以也未可知」。加之大澤靈術那個事情，又決不是靠不住的事情。也不是恁末他學成了那個，是由於一個巧妙的動機上……這話是離現在十幾年前，他剛結婚的時候，他的夫人右腳上就得了惡性的關節炎的病了。這自然是從他身上所起了，所以關於他把新婦弄成這樣病症了的事情上，就是他自己也戰戰兢兢的非常覺着有責任了。因此就求各專門醫家給診治，可是那病像是很利害，一點兒也不見效。然後有醫生連這話都說了，說是若不刺下右腳來，就滿身都有病了。那大澤是肯

そこで私は「大澤の云ふ事は本當にやつて見ても好いかも知れない」と思ひました。それに大澤の靈術といふものが、又決して莫迦にはならないものなのです。何でもそれを彼が覺えたのは妙な動機からで……それは今から十數年前彼が新婚早々、彼の細君が惡性の關節炎に右脚をやられたのです。無論これは彼から出たもので、彼は花嫁をさういふ病氣にしてしまつた事に、我ながら戰慄すると共に、非常に責任を感じました。それで色々の専門醫に治療を乞ふたが、餘程の惡性と見えて、少しも好くならない。そして或醫者などは、これは右脚を切斷しなければ、全身病になるとまで云ひました。大澤は罪のない花嫁を、彼の昔の放蕩故に不具に

因前些年治遊的緣故，把好好的新婦，弄成這樣的殘廢，是怎末想也是可憐的。所以大澤就爲那個被醫生推辭了不治的女人，像「加持祈禱」的全都求到了。那也是沒什麼效驗。可是有一天大澤被人所勸，登一個心靈術的先生的門，奉求診治；那時候，這位心靈術的先生很有名了。這麼一來，怎末樣呀，他愛妻那樣的頑固的利害病，漸漸的一天比一天好上來了，五個月的工夫，到了兒痊癒了。不但如此，病痊癒了之後，他的妻連小孩子都生產了；所生的小孩子甚麼毛病也沒有的好好的長起來了。

してしまふ事は、どう考へても不憫でした。それで醫者に殆んど見放された彼女の爲に、加持祈禱のやうな事も片づ端からやつて貰いました。それも何の効果もない。ところが、或日、或人から勧められて、その頃有名だつた或心靈術の先生の門を敲き、その先生の治療を乞ふと、どうでせう、愛妻の流石の頑固な悪疾が、だん／＼快方へ向ひ、遂に五ヶ月許で全快してしまつたのだそうです。そればかりでなく、その後細君は子供までも生み、生まれた子供も何の故障もなく、よく育つて行つたわけなのです。

その事が大澤の心に強い感動を與へて彼はその心靈術の先生に弟子入りして三年間もその修行をやつたのです。私

此事叫大澤的心上強烈的感動，他就拜入那心靈術的先生的門中爲弟子了，修行了都有三年的工夫。我甚末的就是聽大澤說這樣的事情，也全然聽得傻了，可是有一回——我和他一同做那個建築新聞的時候，忽然我的牙疼起來了。這末着，大澤說：「好了，我給治治」，然後他就給我弄心靈術了。也不是怎麼着，他叫我橫着躺下，他坐在旁邊，臉上帶着正正經經的樣子，這麼聚精會神了。於是乎，小肚子上用上力，惡狠狠的擱大架子，臉上通紅的——他的臉上帶着以前想不到有那樣子似的那麼一種威嚴，然後把他的手掌握到

なんかは彼からそんな話を聞いても、
てんで莫迦にしてゐましたが、或時—
彼と一緒に例の建築新聞をやつてゐた
頃の事ですが、突然私は齒が痛み出し
ました。すると、大澤が「よし、俺が
癒してやらう」さう云つて、それから
彼の心靈術を、私に施したのです。何
でも彼は私を横に寝かせて、その側に
坐つて、眞面目な顔をして、精神統一
をやりした。そして下腹に力を入れて
うんと力味返つて、顔を眞赤にして—
—大澤の顔がそんな風になるかとはそ
れまで思ひもつかなかつたやうな、一
種威嚴のある顔をして、それから彼の
右の掌を私の頬の一寸側まで持つて來
て、じつと呼吸をはかつてゐます。不
思議な事に一種の電氣に似たやうな一

我的臉蛋上旁邊一點兒來，一動也不動的
運呼吸。真怪事我幾乎覺着像一種電氣似
的一個感覺，從他那手掌傳到我的臉蛋兒
上來似的。如此過了十分鐘上下，我的牙
疼彷彿忘了似的也不是消滅到那兒去了。

從那時起，說是社員誰犯了胃整學呀
，頭痛呀，他就拿出那心靈術來，給人治
病了。

他得意洋洋的說過「怎末樣我這個神
仙的能耐。」

這麼着，因為他這個心靈術，那青年
的社員們，給他起名叫「神仙」，若有什麼

つの感覺が、彼のその掌から私の頬に
傳つて来るやうな氣が確にしました。
十分程さうしてゐる中に、私の齒の痛
みは忘れたやうに何處かへ消えて行つ
てしまひました。

その時から彼は、社員の誰が胃整學を
起したとか、頭痛がするとかいふと、
直ぐその心靈術を持出して、それを療
しました。

「どうだ神様の腕前は？」と彼は得意に
なつし云ひました。

そこで彼の心靈術で、若い社員達が「神
様」といふ名をつけて、何か故障が起
ると、「それ、大澤さんの神様にやつて

不自在就說：「那個，請大澤先生「神仙」療治療治就好了。就是這麼個樣子了。」

所以我對大澤的心靈術，認為有相當的價值。第一這個事情成爲個吃飯的法子甚麼的，那是以前沒想到呀，可是。

「噢，敢情，一想起來那也許是好主意呀」

大澤就把一心盼望的眼睛放着光明說：

「我的老師，也光景開始是竟走鄉下地方。那麼着能耐也極好，在東京也有信仰的人，現在在大久保，事情做興旺哪。——掙下的財產也有數萬之多哪。」

「這個你從這樣事上，怎麼樣的開拓道路也未可知。」

「貰へばいい」さう云ふ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す。

だから、私は大澤の心靈術には、相當の價值を認めてゐたわけなのです。尤も、それが飯の種になるなどは、今の今まで考へた事はなかつたのですけれど。「いや、なる程、考へて見ると、それも好い考かも知れないな。」

「僕の師匠なども、始めは地方ばかり歩いてゐたらしいんだよ。其中に腕もきまり、東京に信仰者も出來て、今では大久保で立派にやつてゐるからね。」

數萬の財産も出來たといふことだよ。」

大澤は希望に溢れた眼を光らしながら云ひました。

「これは君、こんな事から、どんな風に

於是乎，這回我也得了勁了，兩個人具體的商量起來了。如以前所說，大澤怎麼也是說我總得裝做一個大先生的。他是勉強說身體矮小的他，要著鎮懾鄉下人，太過於貧弱。

「你就是裝做上偉人的樣子，如先我所說，你臉上帶著總攬其成帮手我辦的事那麼樣子，就得了。」

「是麼啊。那什麼很可笑呀。」

我這麼說著心裏偷偷兒的自信思潮，上湧，以爲我自己肥胖的身體，八字鬍子，還有閃光灼耀的眼睛，適當其任也未可知。

道が拓かれて来るかも知れないぞ。」

そこで今度は私も乗氣になつて、二人で具體的な相談に取りかかりました。前にも云つた通り、大澤はどうしても私が大先生に化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ふのです。彼は身體の小さい彼では地方人をおどかすのに、貧弱すぎると自分で主張するのです。

「君は唯偉さうに構へ込んでゐて、さつきも云つた通り、助手の僕がやつた事を、仕上げるといふ顔付をしてゐればいいんだよ。」

「さうかな。何だか可笑しいな。」

さう云ひながらも、私は自分の肥つた體や八字鬍や、それから眼にキツイ光のあるところは、適任かも知れないといふ自信を、ひそかに湧かせてゐまし

可是雖說是西服也奇奇怪怪的樣子。

還末着，倆人湊主意想的，是那律師在法庭出庭的時候，穿的那個黑律師服，那衣裳也不是有估衣沒有。這麼着，就把東京裡的是估衣舖，一家一家都找到走着看了。可是到底還是東京是廣大的地方呀，究竟找着了叻。是在下谷的入谷左近的地方一家舖子裏。——把這個東西的樣子，稍微的改造了改造，這麼當做施術服穿了。

第一這樣的話，若是在妥妥當當進行了之後，方可以說的，若先一說，就要被妻室詰問說：「噯叻，您，總得敗落到這

た。

併し背廣といふのも變なものです。そこで二人が智恵をしぼつて、考へ出したのが、辯護士が法廷で著る、例の黒い辯護服、おれの古着がないかど云ふ事です。そこで東京中の古著屋といふ古着屋を漁つて歩いて見たんですが、流石は東京は廣い所ですね、矢つ張それが見つかりましたからね。下谷の入谷に近い方の一軒の店で。——その形を少々變化させて、そしてそれを施術服として著ることにしました。

もつとも、こんな話はうまく行つた後なら話せるが、前以つて話したら、「まあ、あなた、そんなにまで零落れなければならぬんですか？」

「備分兒上麼？」光景是這麼樣子，所以我說了家裏有好事，我出去十天上下。——
趕一說到各鄉下去做心靈術，賤內就一定想生意人甚麼的叻。

可是聽說大澤很作風作威的和太太說破了。很知道感念心靈術的大澤的太太，是倒賞讚他的主意激勵他了。

「那是順順當當的辦得下去的叻，從那樣事情上，您也開拓成心靈術大家的道兒叻」——我的妻今天這麼說着慶賀首途給我做紅豆飯了。」

大澤這麼說那是在這東京，住不了的彌次喜多倆人，往信州去看看的起了身坐

かう女房に決めつけられさうなので、私は家には、うまい仕事があるので、十日程出張して来るやうに云ひました——心靈術の田舎廻りなんて云つたら女房は香具師かなんぞのやうに思ふに決つてゐますからね。

併し大澤の方は大威張で、細君に打明けたさうです。心靈術の有難さを十分知つてゐる大澤の細君は寧ろ彼の思ひ付を賞讚して彼を激勵したさうです。「それはうまく行つてよ、そんな事からあなたも心靈術の大家に成る道が拓けてよ」——女房はこんな事を云つて今日は首途の祝ひだと云つて、赤の御飯など焚いてくれたつけ」
大澤がかう云つたのは、この東京に居たたまれない二人の彌次喜多が、信州

在火車上說話的時候。坐上火車一看，就覺着好多日子不旅行的長閑了。我會從木曾福島走中央線上名古屋去的時候，在火車裏聽說過：從三留野過到信州飯田的那個四十八里的山路有木曾山道，太平山道兩處名勝，想要一定去看看，可是沒有時候了，沒能去，所以這回想着也要看看那樣的方了。

「無論如何，先上飯田去吧。」

我就從也要看的有名的天龍峽那兒主張上飯田去了。因為是飯田雖是山裡的鎮店，可是人口至少也有三萬的那樣地方的緣故。

に向つて愈く旅立つた汽車の中でした汽車に乗つて見ると、旅行に出るのも久し振だど云ふノンビリした氣がして來ました。私は曾て木曾福島から中央線で名古屋に出た時、三留野から信州の飯田へ出る八里の山越しには、木曾峠、太平峠の二絶勝があるといふ事を車中で聞いて、是非行つて見たいと思ひましたが、時がなくて行けなかつたので、今度はそんな所も見たいと云ふやうな事を考へてみました。

「兎に角、飯田に行つて見よう。」

私は有名な天龍峽も見たいといふやうなところから「飯田」を主張しました。それに飯田は山の中の町でありながら人口が三萬もあるやうな所なのですから。

我們倆坐在火車裏，關於將要着手的
新職業，還各種的商量來着，苟既然說是
心靈術，那大澤某小西某的名兒太稀鬆平
常了。所以總得起個甚麼有威嚴聽着好的
名兒才好。這末着，關於定規起甚麼名字
才好，各樣的想主意之後，因為這名字總
得是容易印象人的腦袋，按着地名兒——
那還是因出名的地方起好了。

我們倆拿出手賬來，把日本的名勝這
個那個的列舉出來了，可是好容易才選出
兩個名字來了：

宮島雲海

阿蘇靈獄

汽車の中で、二人はこのスタートを切
らうとしてゐる新職業について、尙色
々な相談をしましたが、苟くも心靈術
といふからには、大澤某、小西某では
安つばすぎる。そこで何とか威嚴のあ
る、響の好い名をつけ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扱てどんな名をつけたらいいかと
云ふ事で、色々意見の出た末、これは
何としても人の頭に印象し易いために
は、地名——それも名所名所に因んだ
名が好いといふ事になりました。
二人は手帳を出して、あれこれと日本
の名所名を並べてゐましたが、やつと
二つの名を選び出しました。

「宮島雲海」、「阿蘇靈獄」

上頭那個自然是由於藝州的宮嶋取的意，下頭的這個不用說就是由於九州的阿蘇山取的意了。

這末着，大澤名字叫宮島雲海。我叫阿蘇靈獄了。

「噯呀，宮島雲海先生」

「噯呀，阿蘇靈獄先生」

我們倆彼此相對含笑起來了。——續——

前者は無論安藝の宮島から取り、後者は云ふまでもなく九州の阿蘇山から取つたものでした。そして大澤が宮島雲海となり、私が阿蘇靈獄となつたわけでした。

「いよう、宮島雲海氏」

「いよう、阿蘇靈獄氏」

二人は顔を見合せて笑ひました。

——續——

詩
歌

春宵底花影

知
儂

呀，好科峭底春夜啊！

月光已射進障子來了；

海棠花的樹下：

有朦朧底人影兒在那疏月光的底下潛藏著。

玉蘭窗外送來一陣子幽香；

那不是她的詩魂嗎？

花影模糊了，

分不出那是她那一掬淺笑底顏色。

明月呵，明月呵，妳多麼美麗呀！

妳開遍了這生命園中的鮮花！

啊！

花影兒重重疊疊地已堆滿了心幕了；

我只有感謝這春之神來惠與了我的一切！

一九三一，四，二八，寫于東京市外立大宿舍。

柳絮飛

放之

柳絮飛，飛上天；

旋下地來；

簪滿了她的髮邊；

黏遍了她的裙邊；

啊！

惹得我心亂——

不管人愁，

她總是千點萬點！

柳絮飛，飛上天；

飄下地來；

才到山邊，

又去水邊，

淺溪渡頭幾轉。

啊！

任勞人艸艸，

也難忘她的情意纏綿。

柳絮飛，飛上天；

舞下地來；

曾到過紅樓的枕邊；

曾渡過黃昏的溪邊；

啊！

年華逝水呀！

只任其漂泊；

她的心波已充滿了熱淚底漪漣。

夜

劬

儂

呀，好沈寂底夜啊！

你看那牆頭的冷月高懸；

妳看那艸裏的蟲聲斷續！

我不知道天上今夜是何年；

我不知道人間今夜是何夕！

天上只有的是繁星；

人間只有的是荊棘！

呀，好沈寂底夜啊！

犬吠，

拆聲，

荒塚，

孤魂——

到處都是黑魃魃地！

只有那閃一閃底螢火，
時暗時明。

呀，好沈寂底夜啊！

在這黑暗底世界裏，

滿佈了那無量數底魔群！

噫！

任他百鬼夜行；

我只聆：

犬吠，

拆聲，

鷄鳴。

一九三〇，十，八，東京。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

(三)

早大教授 馬田行啓著

彭一修譯

三 自龍口法難以至入滅

(1) 龍口法難 日蓮聖人在立正安國論上發表之豫言次第應驗起來了。於文永五年正月十八日：他國侵逼難，即爲元朝東征軍之先驅的國書到來；聖人看到這裡現在才斷定是起第二次的諫國運動，依「而強毒之」之大拆伏應當覺醒天下之迷夢之時，自爲預期死罪，而造十一通痛烈之警告書；以幕府爲始，宿屋入道，平左衛門，建長寺，及出家在家有力者十一人，均各發送。且內而深切地警戒其弟子與信徒。然而，世人的迷夢尙

深，故對於此項誠懇的警告書却全然不見何種的反省，反倒只有更爲增長怨憎於聖人之念尤甚了。

「國若有賢人，就該當想：這是不可思議呀！如斯亦並非尋常之事。天照大神暨正八幡宮神的神靈，付在僧人的身上，就要打算：應救日本國呀？然而，不是如此，或罵我的使者，或加以耻辱，或不受書，或無回音，其或有回音者而不回稟執權時宗，

（中略）這實在是日本國裡，上下萬民，無一人不是法華經的敵對者，如斯經過年月甚長久了，故必積大禍，大鬼神必入於各人的身心，且因爲蒙古國的國書失了正念就瘋了。

（中略）漸次憫其滅亡，不惜名而捨性命，因爲強盛的主張了；故大風揚則浪大，龍大則兩猛似的愈發成敵，益發憎我而在官府會議了」。（日蓮聖人自叙傳）

嗣後至文永八年，偶以大旱魃爲災，時與良觀上人爲祈雨之爭，責其素有活佛之稱譽的良觀，祈雨而却反無應効，於是從此而貫伊等之怨恨，遂被良觀行敏等之控訴。九月十日，受問註所（審判廳——譯註）的察看；於是聖人會對審判官的平左衛門說：「究竟此等事件，是想此國主張的；所以若想安寧國家，則應得與彼法師等對質；不然，若官

府替他們法師把我，不盡理的處罰，則國家有後悔之尤。若是官府處罰我日蓮，就不採用佛陀使者的諫言了。我流罪死罪之後，那梵天帝釋，日月，四天王就責問官府，百日一年三年七年之內，所謂「自界叛逆難」，這北條氏一家，就鬧起兄弟鬩牆之禍了。其後必有「他國侵逼難」，從四方來襲，尤其使從西方攻來，其時應該後悔。」（日蓮聖人自敘傳）

如此的直諫了。又於同月十二日之上書云：「日前拜謁，無甚榮忻之至（中略）日蓮得生此土，豈不思有以報我國之誠耶。前著之立正安國論，於故最明寺入道之時，曾託宿屋入道奉呈鈞座。而國勞於近年以來，久爲犬戎之亂，已見窺於敵國。貧病先年之所預言，於今悉皆應矣。（中略）夫悉未萌者爲六正之賢臣；弘法華經者爲諸佛之使者。（中略）且徵諸將來，略申小驗；雖不及於先哲，定然稀於後人。知法思國之志，第一應最爲嘉獎；但邪法邪教之輩讒言譏奏，故雖久懷大忠，亦尙未達其寸望也。却有不快之晉謁，偏愁懷難治之次第！（中略）爲供所知，因此欲奉告斯言，以立正安國論一卷進呈之，其所撰之文，雖不及九牛一毛，但尙未盡微志之萬一耳。抑閣下爲當今天下之棟樑

也，而亦何堪損其國中之有良材耶？可早返其賢慮，擯退異敵！以安世安國，爲忠爲孝！在祿若偏利於己身則當不述之，爲君爲佛爲一切衆生所上言也。」（日前書）如此重加警告矣。

「狂亂如太政入道（平清盛——譯註）然」失於思慮的平左衛門，對於聖人這種盡於情理的直諫也未會容納；不然以「日前書」重複直諫，更激成彼之憤怒而已。於是龍口死刑的法難之一幕於此開始揭演了。平左衛門乘盛怒之際，即日率數百騎而逼近其聖人之草庵「日蓮爲日本國以及萬國之棟樑，失我卽倒日本國和萬國之柱石也！」（撰時鈔）如此聖人雖有這種最後的直諫，但也未能達到彼之耳鼓，反倒照例是不加何等之審問，逮聖捕人：以流罪爲口實，引曳至龍口刑場，即審判官自身來蹂躪「法典」於是將秘密處斬罪了。

(2) 佐渡島之流罪 雖然如此，這奉了佛陀的使命而來弘揚法華經的~~行者的聖人的~~頭項；並非狂暴平左衛門者可以斬決的，不得已於是又依表面上之罪名遂判決流罪遠配於佐渡島。十月二十八日由越後之寺泊至佐渡島，於是開始四年間佐渡時代的生活了。

聖人自叙其間經過的事情云：「外雖判以遠流的罪名，內則實擬斬決於鍊倉之龍口。此爲九月十二日之丑時，敷坐引頸受刃之一刻也。但不知何故，那時有如滿月一般的光芒物：從江之島上飛來而覆於劊子手的頸項；劊子手驚駭失措不敢行刑；在此時有些多的原因，我當夜逃此頸之一斷也。」（復妙法尼書）「我是雖然對於世間無一些罪惡，但是將已故最明寺入道與極樂寺入道墮入地獄了。這樣說的法師，所以比謀反者還利害，故此在所謂相州鍊倉龍之口的地方，要斬決了。但是雖科之太甚；但因爲是法華經之行者，所以官府想若不因甚麼斬決，有什末結果呢罷？再若棄置於遠國之孤島，隨其自然。既被官府之憎嫌；而萬民又視爲父母之仇敵；無論在道路上，在國內，或殺，或餓，不過一死，官府無關也。」（中興入道書）是這樣的語言。

在日蓮聖人，既生末法而爲法華經捨棄生命，恰似「以砂換金，以石質珠，」未有「如此之歡喜」。「我日蓮，既生爲貧賤之身，不能如意孝養父母，亦乏報國之能力。此次欲將頭首奉獻於法華經，將其功德回向於父母，其餘則分配於弟子檀越等，」是所語於聽見聖人之罪科判處斬罪，就決意切復殉難的純信之四條金吾的言語；同時一定是無

歎無詐之感想，又是法悅。然而，到底金吾覺悟「聖人之頸項只在此時……！」但不思議地却未能斬決了。在那時未能斬決也是一個偉大的法悅。其原因因爲是體驗法華經中之「刀杖不加，毒不能害」的經文的緣故。而且至於後來處分佐渡島之流罪，是全然照文字體驗「數數見擯出」之「數數」二字。在日蓮聖人恐以爲無如此之法悅吧。「噫，可喜也！檀王被阿私仙人所攻擊而得妙法華經之功德；不輕菩薩被增上慢比丘等之杖擊而証爲一乘行者。於今，日蓮生逢末法，只有弘宣妙法華經五字，而受如斯責罰矣，佛滅後已二千二百餘年間恐天台智者大師亦尙不能實行如斯一切世間多怨難信之經文；數數見擯出之明文，只有我日蓮一人體驗也。（中略）相模守大人方是善知識啊！平左衛門方是提婆達多喇！念佛者方是瞿伽利尊者，持齋等方是善星比丘。（中略）我日蓮是欲成佛者之一家者，係景信大人，法師中係良觀，道隆，道阿彌陀佛與在家人平左衛門尉，以及相模守大人，若無此等人，安可做法華經行者，內心實無窮的法悅！」（日蓮聖人自敘傳）這是從這法悅裡面一氣噴流出來的真實的感謝吧？」（寺泊書）

(3) 本化上行之自覺 這種的法悅和感謝是，在日蓮聖人的精神生活上不能不與以

偉大的變化。宜哉，在聖人的心理：在末法時代所弘布法華經之奉佛勅命之使者，即本化上行之自覺現出來了。從寺泊那裡所寄給大僧越並且在家弟子的富木入道的「寺泊書」以後的文書裡面，顯然的有此項自覺的展開。

「當世已有這三類敵人；但是那八十萬億那由它諸菩薩一人也沒見有，（中略）我日蓮即爲那八十萬億那由它諸菩薩的代表說這話。（寺泊書）」

「傳教大師云：日出則星隱。遵式記云：末法之初先照於西方云云；法既顯，前相超過先代矣。日蓮略々考察於此，是時使之然故也。經云：有四導師，一名上行云云，又云惡世末法時，能持是經者。」（富木入道書）」

「只修行南無妙法蓮華經，爲釋迦多寶佛及上行菩薩血脈相承可也，（中略）又妙法蓮華經五字也如是，即本化地涌之利益也。上行菩薩在末法現代爲要弘布斯法門出現之原由，見於經文但是如何？上行菩薩出現與不出現，我日蓮且先略代爲弘揚也。」（血脈鈔。）

本化地涌菩薩之中第一上行之自覺，係爲佛陀使者喚醒末法一切衆生之迷夢，使開

其盲目大導師之自覺也。時亦其時，在鎌倉起安國論上所豫言的自界叛逆難的內訌了。日蓮聖人的自覺不得不更有一層的強烈。於是，基於此自覺，而開示末法大導師的資格，是於流罪翌年的二月，所著的開目鈔；而且對於末法的大導師的資格，而顯示爲這末法的一切衆生之理想，該歸趣的本尊的，即是於其翌年四月，所著的本尊鈔；把這個寫象具象化了的，就是在同年七月所圖繪的大曼荼羅了。

在島之四年，乃爲聖人一生的中心，亦可說是畫龍點睛的時候。「所謂日蓮者：是去年九月十二日子丑之時，已斬首了。」（開目鈔）靈的起死回生，人間的日蓮一轉而爲佛陀使者的日蓮的一大飛躍者：就是因龍口的法難；可是，若沒有這四年在島之生活，那就不能闡明其意義，無從發揮其價值了？何況再有本尊之圖顯。如是看來，佐渡島之權流罪，是實爲聖人的生涯中之點睛；亦可說爲佛陀的善巧方便也未嘗不可。

聖人在佐渡島的生活，是他身心上同時俱感受到非常的艱苦。回想「在佐渡島之時，遙隔人里，獨居於山野之間，塚原之三昧堂，只有六尺見方之堂，頂棚尙難合縫，四周只有破壁。故屋內之雨如露天降下，雪亦積於屋內；無佛像之供奉！一張筵席亦無！

然而，只立一尊在我從來所有之教主釋尊之像。我手握法華經，身披蓑衣戴笠帽，但是人亦不見我，亦無與予食物者；如此四年之久矣。」（致妙法尼書）聖人又有記載云「我流到佐渡島；凡至彼地者只有死多而生少。我辛勞至此，被人想此殺人叛逆尙重。自鎌倉起程後：日日如強敵重疊！凡所有人卽是念佛行者也。雖行走山野之時，又聆岨垣聲水隨風微動之聲音，亦均想是敵人責我！」（法蓮鈔）。彼聖人處在如斯四面楚歌之中，而僅能安慰其心，得繼生命存留者卽是：因有自日朗，日興，爲始，及諸弟子和各在家的皈依信徒等之不絕音問及，與在伊豆之伊東朝高之保護相當的地頭本間六郎左衛門之保護，並與船守彌三郎夫婦爲正敵之阿佛房夫妻之獻身的奉侍；此時在聖人於此也喜歡色讀體驗「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之經文了吧！

「我日蓮既流配於佐渡島，故在彼國之守護者等，惟有國主之命是聆，而以日蓮爲仇，而萬民必也惟命是聽，（中略）極樂寺之良觀等，請下武藏之前官大人之私命，使弟子持之，壓迫我日蓮等等；故實未能保命，然天之護佑，固不待言；而地主，念佛者等望我日蓮草庵處晝夜環圍；凡有來者，均多言責。阿佛房每是黑夜方來送給食物。如之

愚惠，何時能忘！非只思慈母轉生在佐渡島耶？」（答千日尼書）

(4) 歸倉及入山 聖人這種多難多艱，同時極很有意義的佐渡時代，是自文永十一年三月八日的赦免上諭頒到，同時聖人的佐渡生活而宣告終了了。同月十三日自佐渡島出發，二十六日才安抵久別的鎌倉。

先是日蓮聖人在鎌倉被官府捕縛赴籠口刑場後；同時所有的弟子：日朗，日進等數十人均於牢獄，打算要「鎌倉內起於火陷誣日蓮弟子所爲，一人而無逃者，」（破良觀書續）一舉，企以全滅日蓮之餘類，其餘如不能耐其猛烈之壓迫者「退墮者一千中實有九百九十九人。」（致新尼御前書）如「我日蓮弟子之所謂少輔房者，能登房者，以及名越尼等，欲望深，心臆病，愚痴，而自居智者名之奴輩也。故事起時，得便，墮落多人也，」（致上野居士書）因之而有不少的退轉及反逆者之徒衆了。但此時，聖人既無事平安地被赦免而得再歸鎌倉；於是，日昭，日朗以下之弟子；富木入道，四條金吾以下之信徒，對於法運之嘉會又當要如何底慶祝呢。

下月四月八日，聖人進見平左衛門：作最後之諫言云：「既生於王地，雖然身隨，但

不可以心附。念佛之障無間地獄，禪是天魔所爲之事已無疑，尤其真言密宗實爲此國土之大禍！欲調伏大蒙古國者，則不可命其真言宗法師，如以此大事使其真言宗法師調伏之；則此國看々急於亡國也！」，且聖人再答賴綱所問蒙古來征之時期云：「經文上未表何時，但從經文上觀察天空已有不少之怒色：急近之兆，大略不出本年。」（撰時鈔）的警告。果在同年十月有第一次蒙古之來襲了。

那冥頑幕府不拘安國論裡的預言適中，自界叛逆難既起，他國之侵逼難又迫近眼前；而伊，尙未崇信日蓮聖人之言而取用之。於是，聖人亦至此時期，只有決心地：「爲報國恩，應有三度諫曉；如不見用，只有退隱山林。」（下山消息）於是，聖人遂於五月十二日，從鎌倉首途，同月十七日而達甲州身延山與之艸菴棲遁了。以後爲聖人開始在身延山中之九年間的山居生活。

至於身延入山之動機，如聖人親自屢屢的說明：心懷大忠，賭其身命，已作三度之忠諫矣，且因未採納之故，當屬明瞭；然而，聖人在身延山九年間的山居生活，是在聖人一生中的有組織整頓的時代。自破邪以至於顯正，自對外而轉以對內，由動至靜，自

創造而至組織的一箇轉換的時代；若在龍口以前爲序分，從龍口以後而至於佐渡島爲正宗分的意思上看，身延時代即是爲流通分之必要者，無疑問了。從來，聖人對於弟子及檀越信徒之教育，即從前亦未閑却者不待言矣；然而聖人從來折伏逆化，而強毒之的奮鬥時代是：席無暇暖得，東奔西走，故講說未能盡，教誨未能詳得是，不難於想像；何況自龍口而至於佐渡，新體驗感得的一大事法門是，按時時的消息而知其梗概；然而，又是難解難入的重要的教義，又是不思議的心境：故若不是親面授口決，當有隔靴搔癢之感呢。宜哉，有如現於御義口傳，日向記等講錄上的那樣的重大的講筵繼續的開；又有如撰時鈔，報恩鈔，三大秘要鈔等重大論策之撰述：可照末法萬年的開之準備，於此間而爲整理。加之，只就着對於時時的音問的，適切的教訓和對於頻頻的供養的溢於溫情的感謝，即所謂「消息文」現存者看：其在教養信徒上之效果，是和聖人之人格的大成相合，是無庸說其偉大；因之，在堅固教團之基礎上，亦不可不謂之身延九年間之生活，是有意義的。

(5) 入滅 然而，聖人之身體亦非金石。自三十二歲之開宗以來：首經鎌倉，伊豆

小松原，龍口，佐渡島之諸難；在這二十餘年間的酣戰苦鬥，無分秒之暇，怎麼說是不惜身命，也過於酷使其身體，那是不待言的；其結果，自建治三年（五十六歲）之冬，因其所勞患起痢病來，一時雖云小康；但終無大痊之一日。「去年十二月之三十日爲始罹於腹痛，故春夏不止，經過秋令於十月之時，所患甚劇，但雖少癒但輒復起。」與（兵衛志書）「日日之論議；月月之患難；兩度流罪；諒身疲而心痛矣！此七、八年間以來，雖年年時嬰衰病，但尙可告也。今年（弘安四年）從正月來而疾病又起，既自知難得一期之終也。而且年齡已滿六十，雖然萬一今年得過，豈能再得一二歲呢。」（八幡宮續）

兼知未萌之聖者，原有「死」之自覺。因見海苔而憶故鄉：縱六十垂暮之年，尙且每攀登山嶺而望兩親；如此至孝之日蓮聖人，難忘其故里也。弘安五年九月八日，以六十一歲之老齡「我日蓮尙有一寸心願者：一七日必返，欲至房州，親視其舊里也！」（致波木井書）於是，於弘安五年九月八日，方之別了九年間住的身延山，而到良方向之武州的千束鄉之池上了。聖人以其一生所勞之身，於此遂一臥而不再起，至於十月十三日之早晨；此不世出之聖者，於唱玄題聲裡遂溘然而歸在本有的大寂裡了。——未完——

兒童
文藝

佛爺和有病的和尚

蘆 蘆 村

有個給一位暴虐的王爺當差的管獄人。那位王爺，制定下嚴惡的法律，就是觸於一點兒法律犯了罪的人，也無所顧忌的捉拿來下在監獄裏之後，王爺就吩咐管獄人說：

「你利々害々の虐待他們吧。叫他們知道知道王爺的鞭子打在身上怎末個疼吧。」

這麼着，你，頭他們拿出賄賂以前不可以饒恕他們呦。若拿賄賂來再饒恕。你也是我按着賄賂的多少，分給你一成。」

從少年在牢獄裏生活的管獄人，沒想着王爺的這樣吩咐是很不好的事。他虐待罪人是自己的營生；而且越虐待的法子高

自己手裡越慢々の有錢。那管獄人，想出各種虐待的傢俱來，就往沒理的地方上，絞理虐待罪人們。這麼一來，那管獄人給主爺的寶庫裏，積存起來不義之財；他自己也成了大財主了。

有一天，有個和尚，被下在牢獄裏了。那管獄人，就把和尚拉出來，一手拿着鞭子，臉上帶着可怕的样子申叱着說：

「嘿嘿，你這禿東西，你這東西是做了甚麼事給捉拿來了。你這個放蕩東西呀。」
「是是，請您饒恕我吧。我是到底把道路走錯，進在王爺的花田裏去了。所以下在牢獄了。」

那管獄人，把那驚驚恐恐的說話的和和尚的臉目，不轉睛的一看。那和尚的臉上，說不出來是那個地方來，顯着有高尙尊貴的了。

雖然是那想着無慈悲無人情，不算人們的管獄人，可是他只是明白這和尚是個善人。忽然他想：

「就是我這樣的人，偶爾救那麼一個人也有功德吧。這和尚是個善人啊。因為他走錯了路，進在花田之中，那麼個過錯不必這樣的責打也成了。」這末想着的管獄人，就對和尚說：

「好了，您上那邊兒歇歇去吧。」

就那麼下在牢獄裏可憐他了。過了兩三天之後，給放出牢獄去了。

這可怕的管獄人的名聲，閩國的人全知道了。所以那和尚一定驚々恐々的不知道怎末樣的受苦哪。可他沒挨上鞭子，被管獄人放出監獄來，他一定想着好像大夢一場似的吧。

x x x

後來過了幾百年呀，幾千年呀，到了下世，那管獄人托生了一個和尚。他前世虐待人叫人受苦的罪惡，就是托生幾世也不能完，這世托生的和尚是生來就身體軟弱。到底是竟有病，受苦受難了。

有個時候，這個和尚被一種瘡給纏魔上渾身，滿生瘡膿啊，血呀，滿流出來。

而且沒有一個人願意近在他身旁的，就把他擱在一間小草房子裏，他痛苦的，哼々の哼々。那瘡疼痛癢々の沒有空地方了。那麼越抓越疼痛癢々，身體熱的那苦是比方不上來的樣子；而且蠅子集滿全身，怎麼趕也不跑去他就直這麼說：

「噯呦，我盼望快々の死了，誰把我害了吧！誰把我害了吧！」
可是誰也沒有害他的人。

那時候，有一位佛爺，被帝釋天王和無量之天人所伺候，從那個病和尚的小草

房子前頭逕過。這位佛爺，一看那個和尚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他旁邊來了。那和尚，很驚恐要起也起不來了。所以就如此的躺着，目不轉睛的仰望着佛爺的臉。這麼一來，從佛爺的印堂上，閃閃灼灼的有精光射出來，把和尚的身體包起來了。正覺着如此之間，和尚的身體直覺着癢癢和痛苦如同做夢似的全沒有了。真是說不上來的爽快了。那和尚就起來，跪坐在塵埃之中，奉拜佛爺。可是他身上還流着好多的骯髒的膿血哪。

那位佛爺，微微的一笑，叫帝釋天王來了。這麼着，就把帝釋天王手裏，拿着

的那水瓶拿來，把瓶中的水，澆在和尙的身體上，把滿身這兒那兒的洗了洗。如此一來，那和尚的身體如同剛生下來的小孩子似的那麼乾淨了。佛爺說：

「喝，好了好了，你的病大好了嘞。」

那在下邊仰望佛爺的臉的和尙，想著：

「怪呀，我大概也不是何時何地看見過這位佛爺呀？可不知道是何時何地，不知是怎麼總覺者早先看見過這位佛爺似的」

他這麼想着奇怪，可是在何地是何時，他總想不起來，衆位這和尚是何時在何地怎麼看見的佛爺，你們明白不明白呀？

郵筒

修哥：

眼看見這一朵一朵的鮮花對著朝陽來

食羞帶艷地開放了；她受了人們的贊賞和羨美。但是……但是爲什麼她在這一瞬間而又遭了那原來所贊賞的人們來奚落和遺棄呢？呵！她爲這無情的殘酷的風雨而凋謝了。昨日由鮮艷而得看者的贊賞；可是，今日的凋殘而又遭奚落！啊！無情的人們啊！你，而不爲這凋零慘淡的花兒來鳴不平嗎？你，反加以你那難堪的白眼！哎！世界上這炎涼的現實和冷暖的人心啊！

……
修哥！

本來你的建弟連三錢郵資都辦不到，還有這似覺很忙而又沒事的一些事情糾纏著；爲什麼還在這種夜靜更深的時候，而來專寫這封信給你呢？呵，修哥！就是讀了你的文藝作品和你送給詠幽兄的信；那封美艷而情緻綿綿的信，不覺就引起了我的共鳴了！我這一肚子的牢騷，你是也知道的：一由於我在平日所談笑的時候；唉！我現在雖不承認我自己是被社會遺棄

了的一個人；可是，你一從被窩裡面爬了出來的時候，看到這青天白日之下：凡與這眼帘所接觸的一切的一切，就使你不寒而慄了。感覺著我這邊的真是深淵而浮著一層薄冰，前途多麼危險啊！此刻你也不想不再聽我往下明白的說了吧？總之，在你那所說的一切，似覺著是我正要說的呵

你的病這兩天來怎麼樣了？每天還要到醫院裡去么？你這兩天沒有到我這裡來，我何嘗不是時時刻刻地想到到你那裡去看你的哩；但是，道路不熟識，日本話又不懂，很感困難了；歸根的說一句話：還是因著床頭金盡，難做好人的一箇遠因吧

？我要典質衣被：這是我到了無辦法的時候的一種最後來行使的策略！唉！我的將來是何等的危險！……渺茫啊！……這種苦患我是飽嘗了的。

我自己也不自知呀？竹內花子；她，我對於她本來是沒別意的。她這兩天沒有來，我也覺得難過，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了我這箇冷酷的境遇所使然吧？客旅孤零，時興離緒；能够得到她這麼個一見如故的女朋友，也未嘗不是你的介紹之力；我要怎樣底來感謝你！

修哥，你要辦一箇文藝雜誌，我是很贊成的；而且是很樂意幫忙的，以後好找得研究文藝的伴侶。（後略）祝你的成功！精神愉快！弟建義上 五月三日晚。

月東亞之光投稿簡章

- 一 凡合於本月宗旨之稿件一律歡迎。來稿語體文言不限，但須寫清楚，標明句讀，並於稿末註明字數。
- 二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先聲明者例外，但須付足郵票。
- 三 來稿如係翻譯，望將原文寄交本誌。
- 四 來稿篇幅過長者，得由本誌分數次發表。
- 五 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誌所有，若本誌尚未登出，而已在別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六 來稿請註明姓名，年歲籍貫，性別，及何學校，並通信處，欲用別號者，亦請先聲明，並須註明本名。
- 七 來稿一經登載，酌致薄酬；甲，現金，每千字一元至五元，乙，酬本雜誌一期或數期，但其報酬概由本誌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 八 來稿本誌得酌量增刪，如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亦請於寄稿時聲明。
- 九 稿件請寄北平市東四吉兆胡同東亞之光社。

民國二十年五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彭 一 修

北平東城吉兆胡同三十一號

發行所 東亞之光社

電話東局七三一號

北平和平門內西順城街

印刷所 順城印刷局

電話南局四一三〇號

東安市場佩文齋前門外琉璃廠直隸書局西城錦什坊

北平 富善書社前外青雲閣內

天津 法界各大書局

分售處 大連 電氣公園前廣小路右文閣

紀伊町五十一番地墨緣堂

表目價告廣			表目價		
全表	半面	1/4面	郵費	全年	半年
面紙	拾元	五元	壹元	五元	壹元
甲拾元	乙貳拾元	拾元	郵寄外埠加壹分	元	角
壹百五拾元	壹百拾元	壹拾元	暫定一部	日金六錢	角
貳百元	壹百元	伍拾元			